

溫祥英短篇



溫祥英短篇

溫祥英著

序

放在集子裏的，都是比較個人的東西。這是否是一個好現象，我不敢臆下評語。但在我個人來說，這代表一個很大的轉變，一種往成熟，或往建立自己個人風格的途中，所必須經過的里程。在過去，我寫的雖然不少，但大多數都是遵循着某種教條而寫的。換句話說，它們全都是PARTISAN的作品。這不是欲抹殺我的過去。這，同樣的，也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尤其當你年青，當你熱情洋溢，當你滿懷理想。可是，一旦滯留下來，一個人也就死了，至少，他的藝術生命也就完了。

PARTISAN文藝所表現的現實，往往跟我親目領會的現實，有很大的出入。教條文學也跟學校所教的傳統美德一樣，是經不起現實的考驗的。我可能從一個滿腦子憧憬的小伙子淪落為一個疾世憤俗的CYNIC，但我總是不能相信人就是黑白分明這樣簡單的。從我的觀察所得，人是灰色的，是黑白參半的，而所謂道德觀念，也是應時而變的。

另一方面，寫作者都是受過教育的人。他的處境是很獨特的。他可謂是一個無根的人，一個夾在兩個世界之間的可憐虫。他所受的教育使他脫離了下層的大眾，同時他因教育而來的理想主義使他不屑躋身上層的統治階級。這樣一個半天吊的人，他怎能高高在上指導下層如何生活，或假獻殷勤奉勸上層如何統治呢？他只能代表他自己說話。

提下來的問題是，個人的文藝是否有價值呢？這似乎是多此一問，但古往今來，許多人都有一種錯覺，以為「為人生而藝術」的作品總比「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高出一層。其實，藝術根本就沒有這種分界。藝術都是個人的，私人的，表現個人對世界的洞察。如果根據某種現成的理論而製造，那種洞察就沒有了，作品變成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了。再者，藝術不是實用的貨品，如麵包的可以給人充饑或衣服的人人適蓋或取暖。因此，藝術也沒有比較實用與否之分的。

一件藝術品的有價值與否，全不在派別之分，或目的的異同，而在於作者的洞察是否夠深入，是否能夠超越個人的 PARTICULARITY，而達到普遍性的 UNIVERSALITY。偉大的作品，都是個人的，也是全世界的，因為他給予世界前所未有的洞察。

最後，藝術既然是個人的，就必須具有個人的風格，難懂與易懂就變成不存在的問題了。問題不在於作品的難易，而在於讀者的藝術修養的深淺。內容與形式是二而一，一而二；內容一改，形式也

就變了：形式一變，內容也就改了，我們當然不能苛求一位作者為了易懂而犧牲了他內容的深奧。我們不能因讀者還在讀幼稚園而強迫作者都退化到那種學齡。相反的，讀者必須提高自己的觀察力，才不致辜負了作者的一番心意。

說了一大堆，無非為自己辯護。這可不是我的原意。文藝貴在自我忠實，只要我對自己忠實，我也就對讀者忠實。我也就開心無愧。

目錄

序

自畫像

昨日・今天

瑪格烈

天亮前的早餐

冷藏著的世界

愚窗

一則傳奇

死是永遠的

SKETCHES

人生就是這樣的嗎。

THE SUNG VASE

103 76 71 58 47 44 29 21 13 5 1

自畫像

我曾痴情。

那時才開始懂得美，懂得欣賞清晨隱沒在縹緲白霧後的遠山，若隱若現，撲朔迷離，可見不可達。我也學會冒着夜寒凝重的露水，坐在湖畔的槐上，從雨樹葉叢中觀看月亮躍出山頂，驟跌在湖面，成轟動的金虫，不停地往我心裏鑽，却仍舊離我那麼遠。

就是在這個時期，我學會了在遠遠地看她，在小丘後，在花叢邊，或在榕樹下，甚至在樹枝間。我只敢在遠遠地看她。有時我推着閘車在小徑上，老遠就看見她，坐在槐上，或草地上，我的閘車似覺得我的心靈似的，躊躇地擺了幾擺。然後我吐了吐胆，硬着頭皮，向前推進，眼睛瞞足前去撫摸她的姿態，同時又故作賊那樣心虛，任何動靜就遁到藍天去，竹叢去，湖面去。當我跟她成九十度的一條直線時，雖然小徑離她的坐處有二三十尺之遙，我如蒼蠅墮落她的蜘蛛網，一動也不能動，全身震顫。

着被捕捉的快意。這種刺激同時又令我難為情，無地自容。我跟她距離得太近了。那求生慾於是拔起雙腳，迅快地帶我離開那點絲，細微得肉眼幾乎看不見，却堅韌如鋼絲。

不，我還赤裸，如蝸牛鑽出了殼，很易被美的光芒無形地刺傷。觸角一感有異，我又如蝸牛般縮入殼內；蜷縮入那距離的殼中，她縮入自知的無望中。躲在這種無形的堡壘中，我偷偷的膜拜我的神，滿全心靈的感情於虔誠中。在另一方面提心吊胆着，唯恐神發覺而憤怒。

在一個不被猜疑的距離外，我攝入她的一舉一動，或是她的無動。她微低着頭，全身灌注在手上的書。那波瀾似的柔絲垂下，半遮着臉。湖風，如我一樣急切地渴望著，故輕輕地搖弄她的秀髮，忽然不能按耐，大膽地掀開她低垂的髮絲，誰知太急忙了，竟吹向她的眼前。於是她用手輕輕地把藕絲擦到耳後，眼睛依舊盯住書本。呵，那張臉！我遂墜入線條與光影動所組成的網中了。

我只能遠遠地欣賞這美。但我也不能離開這美。這份美就如像進我房內的月亮，當我夜深不能成眠，夢迴着這份美。月亮以銀輝沐浴着我，撫愛着我，輕柔地，疼愛地。但她也無心地，殘忍地從我床前移開，無聲地踩着樓板，而終隱失在窗外，使我驟醒下床，奔到窗前。月亮却柔和地，安閑地航行在藍海中，不屬我私有，也不屬任何人私有。

於是，當她離開好書本，向小徑的另一頭隱去，我猶是着腳車在小徑上飛奔，到大路時盡力地踩踏

，好在離未到大路時，能再見她一面。有時我遲了，竟竟不知進了什麼仙咒，隱沒到仙境去了。有時我剛好迎面碰到她，我卻沒有胆量正眼看她，眼睛怯怯地東張西望，深怕她從眼神中窺出我的緊張。然後是失落了什麼，胸內空空的，心墮落了地，隨着她的步伐躊躇地跟蹤到不知在什麼地方的天堂。隨後是一陣既甜蜜又辛酸的隱痛，彷彿心很不願意地回來了。

這顆使人煩惱的心，統治了我的所有動作，我的所有的思想。它使我一夜，在雨中，營營在湖畔的小丘上。當我跟其他的童軍建好了營帳，歸家時迎面碰到她在小徑上走來，使我冒雨也參加這個童軍大集會，使我甘冒寒冷在營帳中過夜。我當時是失去了理智，我不能想，如被炸彈轟得傻了，只能機械地聽這顆心支配。那是狂風大雨的傍晚，她不會去書坐在湖畔椅上，她早已回去了，而我，跟隨兩個小伙子，熬着寒冷，熬着黑夜。他們是爲了ADVENTURE，而我却天真地渴望能見她一面，最少讓她因這不尋常的露營活動而注意到世界上也有我這一個人存在。我是不甘於慢久地渴望着她望了！我竟想獨佔月亮了！當兩個同伴踏車到外買炒粉時，我獨守營帳，擁抱着身體取暖，聆聽着夜虫怕寒的顫抖，青蛙求偶的嗚咽。我凝注着街燈的黃暈慰藉着冷寂的湖面，而湖面輕快地震動了。半夜因沒帶棉被，被夜寒刺醒，我踉蹌着身軀，渴望那一點溫暖。

翌晨當我推着手車，把營帳送回學校，我只覺睡眠不足的疲倦。我不能肯定地指出這件事對我

否有影響。其實，人是不會因某件事而終極轉變成另一個人。只有寫回憶錄的過氣名人，或被讀者的愛顧牽着鼻子走的小說家，才天真地從恆久廣續着的時間中抽出片斷，指為兩段時間的分水嶺。人的一生就像沙灘，被大大小小的浪頭打擊着。然而時間的浪頭是千化萬變的，有時停歇着，低低的埋怨，忽被後面的一浪不由自主地推向沙灘。有時一個大浪推着一排白沫，如海獸，張翼地打擊在沙灘上，轟然巨响，引人注意。但，這根究底起來，每一片小浪不都有功勞嗎？

我只深深地知道，我是有所變了。我可能是成熟了，我不知道。那時我把一個人推崇成一個神，只可遙望，不可近攀，以免褻瀆。其實，這個神是經不起接觸的，一旦跟她交往，她就如撒丹一般從天堂墮落地獄。而我的神竟嫁一個鬼兵，到外國去了。而現在我却把人視為猴子的後裔，因為現在我雖仍然覺得欣賞美，我的注意點已從臉孔墮落到胸脯和屁股，而欣賞的主使者由心降到了下部發火的部份。……

昨日。今天

車以五十多英里的時速，緊抱着那手臂彎似的太曲。車輪磨擦着粗石柏油路（那沐浴在夜色中的大街）發出嘶嘶聲。（那照來撲往的人羣）電掣也時不時（那一個身影）殺雞似地叫（那一亮一暗的……）

「停車！停車！」後座傳來母親急切的呼喊，雙手抓緊我的椅背。

我不悅：「轉了這個彎就到了。」

「你就開慢點吧。」旁邊的妻懇求。

「就到了嘛！」我還是注視着前頭，緊壓着車盤向左。車一大段一大段的吞噬着馬路。

母親已俯身車窗外，噁心地嘔吐了。

我猛力踏油門，車如離弦之箭（那一暗一亮的臉孔，圓圓閃光的眼鏡片）。

過了那個大曲，就是一段（那個神情）直直的壓藤路（我心緊縮）陰陰的、暗暗的。山頭在望了。我更踏盡油門，指針上六十、七十、七十五……引擎發作作嘯。山頭的中學在望了，耳邊的風呼作作嘯，膠林，兩旁的膠林，如夢地，一團團模糊地飄後，飄後，如過去的年華，那十七歲的青春……

「到了，」我興奮地轉向妻，「我倆愛情的發……」

眼前一亮。我怔住了。右腳本能地鬆了油門。車驟然失去衝力，滑行前去。

過了風的氣球，我。

那光萬分利眼（夜色呢？）就是在太陽黑鏡下（太赤裸的）我也下意識地迷縫起眼睛。而小山城（甜甜蜜蜜）就對了色彩地樓露在我眼前：那唯一的大街（多少熟悉的腳印）僵直地死在車下，翻白着太熾烈的白光；兩旁木板搭成的店屋（那一間是梅的？）雖然有零落的幾間新造的，塗紅抹黃的石磚屋，仍顯得鹹魚地蒼白。白光蒸汽中隱現一兩個（陌生的）無所事事的路開車者；還有一個抱着孩子的女人（更陌生的）打扮着大城市的裝束，臉揉得發紅殷殷火紅（那白白的圓臉呢？）在搖擺着腰肢，也僅能吸引幾雙懶懶的無光的投視。

這就是夢中的小山城。我猛然把汽車攔到左手邊的屋簷下，緊急煞車。伸頭却見告示：保留給德

士（這鬼地方）我壓着氣低咒。

「你們先下車。」

妻吃驚地注視着我：「怎了，你？」

我不理睬，隱藏甚麼似地翻身開車後門，赫然發現車門外濕黏黏的一片。

「看你，膽格到連車都不會坐。」

妻一聲不响的下了車，去扶母親。

管她！她生氣時，總是鹹鹹其口，無限委曲似的。太熟悉了，她這習慣。畢竟我已結婚越七年多了，現在，她這沉默的抗議，只給我一份寬息。

我頭也不同，逕自退了車，轉向路對面的白線格內，車幾乎順着馬路斜度滾落溝渠。我吃了一驚，忙拉手掣。

爲了什麼，這份不悅？我這不是重臨了嗎？有了汽車，有了大學優等學位，更有了妻子。我昂然踏出了汽車。

「大哥，大嫂。」我掛一個笑容。

大哥，大嫂露出欣喜，眼裏沒有過去的回憶。過去却漸漸而來，把我溺斃。那清晨的後巷，那戲

院，那夜色下的身影。

「……吃飽了才開車去。」

我順而無路地向大樓點頭。竹簾下蒼白的光刺傷我的眸子。

我站起來，在店裏踱着方步。母親與大嫂的談話，只是一片聲浪。大爺問起我的工作。我只有苦

笑。

「我出去跑跑。」最後我說，看了妻一眼。她也站起來。

「這樣啊……」母親說。

「二嫂難走了這麼久，看看也好。」

我已跑到大街上。妻跟着。

戲院，木板和白磚堆砌成的建築物，門面是磚的。

「還只是晚上六點半，七點和九點。」妻沒有任何表示，只從鐵欄杆中望進去。我不知她想什麼

，臉孔毫無表情，雙眼死在圓眼鏡片後。我本能地想握她的手，她却移開。

幾多張？

我伸手入售票處的洞口。我說：兩張。

幾多張？

戲院外，燈光，人們，聲浪。我的心情落寞，人地生疏的覺不是勁。我的眼睛向人羣中搜尋。大

哥在我身後。我打不起精神。

兩張，是興都片，管它。我煩悶死了。我是身在小山城中了，但梅呢？我只看見伙計們車衣，輪

在轉，布片成衫褲形。

兩張兩張兩張兩張兩張。

幾多張幾多張幾多張。

兩張。我俯頭望入小洞內。

赫然是梅。那售票間距離着我倆。

那張圓臉，白哲的，那閃光的圓眼鏡片，那額頭上的一撮髮。

我不記得我有否被問一朵美花，我不記得我有否重複我買兩張的要求，我記不起我怎樣取了兩

張戲票。我不記得不記得不記得不記得……

而轉過身，梅已在我面前了。

人們好奇地盯住我倆；我被盯死在他們的視線中。

你來了。彷彿帶有問號，又彷彿沒有。

我記不起記不起記不起記不起。

那興奮的光，在眼鏡片上，在臉上，在……我忘了忘了……那是一個夢那麼的久遠。

我只記得我走進戲院，我只記得我坐了下來，在銀幕劃破的黑暗中。而前兩排，一張臉轉過來，又轉過去，又轉過來，又轉回去……

而散場後，大哥帶我從路的一頭回店裏，梅則消逝在路的另一頭。

路的另一頭，是編織於草竹筏的女工。妻停了下來，我只有停下。

女工們的手纖巧地遊動着，以剪好的竹條，削得薄薄的，編織着，編織着一張圖片，有白霧籠罩的山頭，有夜露洗滌的空氣，有我，耐心地佇立在梅的家的後邊中。我計劃着美麗的詩句，我渴望梅的突然露面，我……

一扇後門開了，露出一個頭來。是梅？我的心一跳。妻卻沒有注意到，她嘴唇緊閉，又着雙手，看着又好像沒有看着女工們的活動，女工們卻投視她陌生的眼光。而我倆是在同一條小巷中，我却認不出那一個後門是梅的了。

我只注意到手機的髒黃污點，那停滯着一泓死雨水的泥沙地，溝邊的蕪臭，起草刺落的後牆。

我也看清楚了妻的臉，近在眼前，龐面和幾粒黃色白點的暗瘡，隱藏在白粉屑後。圓眼鏡片只是兩片死光。

我這自轉身向大路走去，妻跟着。又是那個直如死去的夢似的大路，閃着刺眼的白光，沒有夜色的距離，沒有浪漫的美化。我心絞血，我心絞血。血滴如汗滴。

我曾愛上這個小山城，愛上小山城的夜，夜色籠罩下的大街。飯後人們就在大街上散步，三五成羣。商店的燈光投射在大路上，大街明一段，暗一段，如夢地分開。那明一段，暗一段，如琴鍵，奏出無聲的浪漫曲。我似乎可以嗅到夜的芳香。

散步着，梅，與一個同伴，我坐在店門前，看着她走近，看着她走近，看着她走近，那一明一暗的臉孔，圓潤的，皎好的（妻的黃臉），閃光的圓鏡片，垂在額上的髮絲，前鋒的身影，去遠走近，去遠走近去遠走近……

亞梅，大聲喊，進來坐呵，我觸電，我醒起，我走入店內，身後留下一股悵悵。

我回頭望妻一眼，她只是跟着，雙頰的肌肉緊抽着。我又再次失去梅了。

商店是死去的一排排不能吐氣的魚。擺賣的洋貨變黃，樹苑店發出腐屎的臭味，菸葉店一股霉氣

店員們投我備以好奇的眼光。在此眼光中，我倆的過去被釘死，死在他們的善忘中。我更窮了，後面拖着妻，沉默着，在幾尺之外。我又一次失去妻了。

我的過去也死在赤裸裸的毒陽下的小山城中，當我踏着油門，噴烟而去，後座是母親與大嫂，旁邊是妻——梅。

瑪格烈



「嘩，溫先生，許久沒來。」瑪格烈說。

「沒錢，又沒有人請。」我裂嘴笑笑，半認真半開玩笑地答。坐落長沙發時，我本能地摸摸右褲袋裏的荷包。三十塊錢，應該夠的吧。一支啤酒塊三，就是我喝足五支，也不過六塊半，加上貼士，最多也不會超過十五塊錢。我心安下來，說：

「我去喝酒」。

「不！」零本能的吐出。我望着她：她頭髮亂亂的，在澄黃的燈光下，她的臉色顯得更詭黃，雙頰因深陷下去，露出一大片污黑。那件家裏穿用的裙子，鬆鬆的套在她身上。她一手拿着一碗粥，一手拿着湯匙。

「錢都不夠用了，還想快活，去喝酒。」她雙眼閃了一閃，然後彎下身子餵小敏。

我望着她的背影：「我覺得煩悶。」短短的一句。我懶得解釋。

「去去。」

我鬆了一口氣，轉身出去。耳邊傳來她厲小敏的聲音：「快點吃。玩什麼。現在有得吃妳不吃，以後……」

我用力的把大門關上。

我深深的呷了一口啤酒，那酒精冷冷的刺着我的喉嚨。落了肚後却激起一股暖暖的溫流，我慢慢的靠在沙發上，肩頭恰好地碰着瑪格烈的肩頭，一股暖流透入我的心頭，低和大廳裏的冷氣。我嗅到她的香水：D'AMOUR——浪漫。誘人鼻尖的香氣，使人夢想的名字。我投降似地吁了一口氣。大廳內燈光迷濛，看不清面目，只辨別出吧女們苗條的身材，裏面加弄着或頑相中。醉翁們在大吵大鬧，或囁囁的私語，只是一種一種的人影，迷失在角落桌椅上的黑暗中。

我只靜靜的坐在那裏，肩頭靠着她的肩頭，讓那份暖流漫我全個心靈。她正襟危坐，眸子凝注着空間，嘴唇緊閉。

瑪格烈是嫵靜的，不像海倫那樣的整身動，或把整個人投向你，投向你的懷抱，然後蠕動着嬌軀，使你怒火上升。她也不像露絲，滿口不屑：「哼，死靚仔，父親有幾個錢就夠眼高人低，我，嘿，

我就比他見多過世面，從板城到星加坡，怎樣的場面，我不都見過……」或滿口過時的老生常談：

「只要不做虧心事，半夜拍門也不驚。」我不需要這些。要肉，我不如去找妓女，乾淨俐落，沒有什麼意想不到後果；要忠告，我喜歡我自己的。我就熟路進酒吧，良心的譴責是不要別人來騷起的。

瑪格烈可幸並不是海倫或露絲。她替你拿了酒來，替你倒滿了，就靜靜的坐在那兒。你跟她說話，她就答。有時你酒後失言了，她就假裝沒有聽到。

「所以我又來了，自己一個人。」我向她解釋。

「想死！」她輕拍我一下。

我忙著閃避。「一開口就沒好話。還是走了。」

「別走，我再拿一支酒給你。」

「不要了。這是我第三支了。」我指着面前的空杯。

「來啦，再一支。」說完就站起。

我一手抱着她：「不，妳又想走，每次妳去拿酒，就失蹤了，失蹤半個鐘頭那麼久。」

「聽懶嘛。」

我把她抱得更緊，想把她整個人壓碎，溶入我的懷內，溶入我的血流中。

「噯喲，痛死人咯！」我放鬆了她，整個人癱倒在沙發上。

「哪，我那兒有走呢。」她再拿了一支酒，替我斟滿了，就坐在我身邊。

我沒有答她，仍舊癱倒在那兒，仰視着她。在暗淡的燈光下，她臉孔的輪廓顯得特別嬌好，一條混圓的線，那短短的頭髮緊緊的貼在她頭後。

她已鬆下身子，一封壓着大腿，一手支着下巴，望着空間。

看着看着，我索性把她抱住，把臉頰貼在她的背脊上。那股暖流實在好受。

她沒有任何表示，依然支着下巴，凝視着空間。

我放了她，俯身拿起酒杯，大大的喝一口，味道有點苦。我再喝一口，皺一皺眉頭，側着頭支在

右手上

「妳想什麼？」

「想錢。」她還是沒有回頭。

我把頭俯在酒杯上，咬着酒杯喝一口，雙手垂在叉開的兩腿間。

「EXCUSE ME」，她忽然站起，一陣風迎向剛進來的酒客。

我索性拿起酒杯向喉嚨灌。

「年紀小小就學喝酒，以後像爸爸了，一個酒鬼。」

我把酒杯拿開：「苦嗎？」

小敏縮着頭做個鬼臉，食指攔在嘴裏，搖着身子傻笑。她見容和我大笑，也跟笑着出聲。

容把她抱起，緊緊的抱在懷中。我把臉湊上去，以下巴的顫去擦她的臉，她扭着身子大笑。

「小心跌倒。」容把我推開。

小敏却把上身埋進：「爸爸，飲水，飲水。」

「SAYANG 爸爸先」。我把臉頰湊上讓她印一個吻。

「你還是快點喝完它，她不能喝得太多。」

我於是把酒喝完，站起來。

瑪格烈卻氣冲冲的走回來，一屁股坐落沙發上。

「什麼事？」她却默然不答。我舉目四望，並沒發覺有異，只是她剛開的那桌酒客，人聲沸騰，她只是側過頭。

我懶得理睬，坐下來去拍瑪格烈的肩頭。「什麼事？」我伸頭去仰看她。

她只是側過頭。

我伸手去摸她的臉，却錯手摸落她的耳環，跌在地上。我俯身去亂摸，幾乎把桌子推翻。酒杯酒

瓶跌在桌面上。

「哎呀，別找了。」瑪格烈沒好氣的說。「假的，不值錢的。」

我張開手掌，耳環赫然就在掌心中。她隨手拿了戴上。「讓我靜靜可以嗎？」

我慢慢的望着她，發現她還戴着項鍊和手環。「妳整身都是假的，連那顆心也是。」我對着她笑

「喂，瑪格烈！」一個男人趨前，硬拉扯她。她向我靠近。

「你想怎樣？」我得着酒後的勇氣喝問，站起來。

他把我一推。「嘿，死鬼仔，開你屁事。」跟着又來拉扯，「她開我的桌子，就該陪我。令老爺

花錢得有代價。」以下是一連串污言。

「他媽的，她也是人呵！」我一下衝起，向他照面一拳揮去。

瑪味跑來了，老闆跑來了，其他的人也跑來了。一陣喧鬧，一陣拉拉扯扯。他終於走回桌位，還心有不甘的：「是人就不會當肥女！」

瑪格烈呆坐在那裏，整身發抖。我輕輕的抱着她。一句話不發。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人根本就是

從猿猴進化而來的，還保留着原始的獸性，人就是如此殘忍的，不把別人當作人，別人只是商品。只是有錢就可以買得到的滿足，我只能靜靜的抱着她，用我的體溫安慰她，在這動盪的，眨着鬼眼的冷氣機叢林中。

容在哄着小敏睡覺，一面撫打着小敏的屁股，一面在打瞌睡，頭歪歪的，眼皮重重的，滿面倦容

我把瑪格烈拉進懷中，雙手圍住她，臉頰依在她鬢邊。我轉默默無言。

容睡着了，整個人癱在樓板上，手腳曲屈着，頭歪在一邊。

我輕輕的吻瑪格烈的頭髮，輕輕的。她沒動，只把整個人溶入我的懷中。

容在搖動，顫動幾下眼皮，然後張開，讓黑夜潮死在雙眸中

「愛我，溫先生，愛我。」我嗅到 D'AMOUR 的香味，我嗅到她若隱若現的體溫。我整個人沉下去。

容輕嘆了一聲，轉一個側，然後起身跑到窗前。窗外只是孤燈一盞，照着自己的影子。

瑪格烈拉我的頭下去，下去，下去迎接一雙飽滿濕潤的嘴唇。我整個人不能自主的顫慄起來。容倒在床上，側耳傾聽，淚奪眶而出，雙眸是兩池黑夜。

「不，不，我不能愛妳。」我掙扎着起來。
「溫先生，什麼事？醉了？」有人搖我。我睜開眼。一個女人正俯身看我。
「容，原諒我。」我呢喃。……

天亮前的早餐

婚禮過後，醞釀着結婚並沒有解決什麼。

那婚禮是十足夠排場的：這是她父母所堅持的條件；男方家長雖然對她不说，無奈自己的獨生兒子是堂堂一位大學生，現在大錯既已鑄成，生米已成熟飯，除了贈罵自己的兒子不成器之外，唯有跟起心腸花幾個錢，掙回面子。

一對新人的長桌上的主婚人，証婚人，介紹人等，都是本地幾位頂兒尖兒的大頭領，曾得過最高元首陛下的賞賜，什麼AMN，PMN之類的銜頭的，可謂「望重南邦」。就是圓滿大廳上四十多桌的吃客，劍着香燭，嚼着蛋糕，吮着汽水，大談大笑，都不是鄉下的阿貓阿狗可比的。這一班人都是有來頭的。

面對着這一羣尊嚴者，面對着前面小桌上的結婚蛋糕，足是多四尺多高，龍翔鳳舞。金色雙喜，

她總覺得是觀看一幕非常偉大，非常堂皇，耗資百萬元的影子戲；內容已換，可是外表依舊。她像看身邊的他，滿面嚴肅；她看看桌邊的父母，都不能掩蓋住自覺的表情；她於是偷偷好笑。但她總是不能甩脫這個幻覺；她只是觀衆，面前是一齣戲；兩者之間被隔着一層什麼。最少，他們在無忌地大談大嚼，雖然婚禮還沒有正式開始；而她，她只能靜靜的端坐，低着頭，視線端端正正地投在桌面上的白，同時還時不時露出輕盈的微笑——這一切都欲表示她的端莊，她的感激。

而她發現，她竟是在做戲，而周圍的人却是觀衆。難怪他們如此的無拘無束，恰如茶樓中聽唱的觀衆，像極了，像極了，他們是給了錢來看戲的，他們可以隨心所欲，要喝就喝，要吃就吃，要談論就談論；而在精彩處很欣賞地喝彩：「好！好！好！無起大姆指。而她却是女主角，一舉一動都循規蹈矩，不可亂了台步。」「鞠躬！」「鞠躬！」「可儀喊！她說：「鞠躬！」「兩鞠躬！」「三鞠躬！」「她就三鞠躬。」「笑！笑多一點！」「攝影師吩咐，她就別開嘴脣；「不！不！笑得自然一點！」「她就叫自己笑得像樣一點。」「老爺奶奶請喝茶！」「大嫂姐拉長喉嚨，她就彎下身子，雙手敬上一杯茶，「老爺喝茶！」「奶奶喝茶！」。最後，她只是一個傀儡，一個任人擺佈的傀儡，行動，言行，甚至命運都操縱在他的掌握中，一切都不由自主。

就是夜深人靜，鬧洞房的客人都胡鬧得疲倦了，回家去編織夢裏的情節後，她還要聽從丈夫，做

些動作：這是做妻子的責任。之後，丈夫精疲力倦，翻一個身，呼呼睡去了，只剩下黑夜，冥寂着房間，只剩下她一人，世界似乎死去，僅她一人活着，她才像演完戲被遺棄在一個角落裏的傀儡，那幾條線都再沒被人握住；到那時，如傀儡一樣，她已瘋癱了。

可是，她是人，不是傀儡。她的整個身體都如傀儡似的脫了節；但她的腦子仍然靈活如倒地的流線。腦子這是她的，不是他人的；一整天的被壓制着，此刻如皮球似的反彈起來，借着此勢，不停的蹣跚，蹣跚。

她深深的看了丈夫一眼。他就只像一塊木頭，仰臥在床的一邊，口張開如陷阱，把她的一切幸福都吞嚥掉。此後她的命運就跟他的聯結在一起，不，被他的所操縱。最少，聯結在一起還有她；現在連她的一點影子都沒有。他就是她，而她卻沒有了，而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如一條死柴，死在那裏，近在咫尺，卻遠在天涯；其實，他與根本不在同一的世界中；他是在夢中，或沒有夢但沒有感覺的睡鄉；而她卻醒着，她仍有感覺，仍有思想，獨自面對着他如睡鄉中一般死寂的世界，沒有動靜，沒有生命，而眼睛習慣了黑暗後，更形得鬼氣凜凜。

她臉在那兒，如祭神的犧牲品，讓家神割吃。其實家神老早已控制着她，只是貓吃老鼠似地玩厭了才插入一支刀，然後一塊塊的又吃，很文明地。

而母親說：哎呀！非結婚不可！非結婚不可！那個沒良心的，他要負責任！那狗還不如的，他！

父親說：多丟臉呀！丟臉，多丟臉呀！

母親說：那狗！那狗！我找他算賬！他想賴掉，他簡直異想天開！我們的女兒是清白的身，清白！不結婚，我告他！告他！

父親說：丟臉！唉，丟臉！

母親說：據說他父親很有錢。他想賴，我就宣揚開去，宣揚開去。

父親還是：丟臉呀！丟臉呀！

母親很有自信：結了婚，一切都解決了。

而她竟不能插進一句。

算得了什麼？商行裏的張友說：婚前發生關係，是常事。那一個二十歲以上的女人，沒有經驗過的呢？譬如……譬如……譬如……

不過，孩子有爸爸，肚子還沒有脹大就結了婚，以後生下，又哪一個有這種好的記性，替妳計算日子呢？就是有人在背後議論，到那時，兩人都為孩子的誕生而快樂，那還有閒暇顧及其他的呢？

可是，終千萬不可放過機會，千方百計，輕使策施，都要他跟妳結婚，千萬！千萬！

是我的不好，是我的錯。他說，擁抱著她，吻著她。我實在太愛她了。我一天不能沒有妳。他說。我跟妳如此接近，嗅著妳的體香，擁著妳柔滑溫暖的軀體，我不能忍受，他說，不能，不能，我非佔有妳不可！我的整個身體喊妳，每一個細胞都渴望妳。我要跟妳融在一起！永遠永遠，在一起！我們結婚。他說。婚後我們會常在一起；我們不必偷偷摸摸；我們光明正大，我們每天每夜都融在一起，如魚得水，如膠似漆。

是，我們結婚。這小妹妹會有爸爸媽媽。他不曾是野仔。他說。不會讓人看輕。

我父親有錢，我又是獨生子。他說。他不會不讚成的。他一定讚成的。他不能不讚成。就是不讚成，我可以找工作。我認識很多人。他們都有地位，都有勢力，他們都是我父親的友輩，看他的面，不會不幫助我的。大學，他說，我可以放棄大學。有學位，或是沒有學位，都無關重要。我照舊可以找到工作。

他說。結婚，來，結婚。來，說答應。否則我內疚得很，我會過意不去。我是有良心的。他說。於是婚禮舉行了，她還是沒有機會說一句話。她只是影子戲中的女主角，說話都如幕後人代說，由主婚人在大家前宣讀。而她這個角色，根本不需說詞；她只要循環蹈矩，不亂了台步，也就算盡了責任。

她根本就是可有可無的角色，只是這次輪到她而已。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感受，有什麼

感想，對戲的情節，對戲的結局，都沒有絲毫的影響。這是一齣大喜劇，有情人終成眷屬，皆大歡喜

於是，父母笑逐顏開，逢人都露出牙齒，眼尾褶起笑紋。兩老坐在桌邊，父親可能心想，多光彩，多光彩。上天對我實在優厚。母親可能想：有了這個有錢的女婿，又是堂堂大學生，此生並不辜負了，年老時也不怕沒有清福可享了。

於是有人還在握着她倆的手言謝時，調侃：雙喜臨門！似乎還是很臉的，似乎結婚就可以飛黃一

切罪過，一切疏忽。

這只是合法的雜技。她想。她現在是被公認有權丈夫發生關係了。她是經合法的儀式被賣過去的。她的丈夫給錢，給錢供養她，給她房子住，衣服穿，飯菜吃，娛樂享受。而她和妓女一樣地滿足他，只是她是合法的。她是良家少婦，她是高她們一等的。

丈夫在夢中翻了一個側，然後又熟睡了，根本忘記了身旁的新娘子。他是負了他的責任了；他實行了諾言，跟她結了婚，雖然錢是老頭子出的，雖妻妾兒的費用也是由老頭子掏腰包的，他仍舊要讀完大學；可是他畢竟已經守言，心安理得。而現在，所要的滿足，隨手可得；如今，滿足了，心無雜

念的沉入死睡鄉。

她不知快還是愛，推推他。他仍然硬着頭皮靠近來，而且還擁抱得她更緊，肉貼肉了，腿磨擦着腿。色紙包裹的燈光不明，她看不清他的臉孔，但她自覺她深深的愛上他了。他第一次出現在商行爲舞會辦酒時，她就注意他了。她故意留着他，把酒價目讓他看，替他決定要定幾支白蘭地，幾支威士忌，幾支仁，同時還提到委託制度。他有男人的氣概，風度和一種無形的魅力。

「這星期六有慈善舞會？」她忍不住試探，雙眼緊注着他。

他笑笑，半開玩笑似地：「妳要參加嗎？我好沒伴。」

於是他倆翩跹起舞。而她決定她已愛上了他，無可救藥地愛上了他。他風趣，體貼。同時肯用錢，而且熱情。她喜歡他的擁抱，既有力又溫柔；她覺得她整個個人落入他的懷抱中。而他需要她，欣賞她，把她當爲整個世界。她喜歡跟他纏綿，在海邊的別墅中，在開密的旅店房中，在人們的背後，她激動於每一種外界的聲音，在房門外經過的腳步，在窗前的交語，而她知道她安全於他的懷抱中，脫離了一切，輕飄如雲，爽快如雨，而這一切凡俗的聲音。只增加她的飄飄然，提醒她那神交的感覺是瞬間即逝的，使她更其珍惜這一剎那。

而今，聽着他均勻的呼吸，她深心中還有愛意。

可是，剛才，她很失望。他沒有說一句話，倒在床上，就毛手毛腳。兩人都疲倦了，沒有那個興趣，但他依然做着那些動作，而她也唯有跟從着，做着同樣的動作，而兩人都氣喘，兩人都精疲力倦。「來呀，妳為什麼還不來！」窗縫中拼出這痛苦的一句，他就咒了一聲，整個人就賴在她身上；而最後，為了磨着胸膛，呼吸不便，他轉了個身，仰臉着呼呼睡去，而她却還沒有爬上高山。這是一種活受罪，一種責任。

她最終還是哭了，不能自主的哭了。只有制度，沒有人性，我的幸福呢？我的意見呢？我難道不是人？……

冷藏着的世界

「卡陶磨。」她以輕聲話說，當我推門而入，撫了滿面的冷氣。

我是廣東人，我聽不懂。但我猜得出她的意思，因為我既然踏了進來，她所能給予的，恰是我所需要的，沒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也不是第一次來的了。她當然明白我所以來的目的：我不會要其他的。於是她的話是多餘的，沒有必要的，也是沒有意義的。假如是爲了禮貌上的應酬，她難道不能說請坐，或吃飽了，或許久沒見，或別的同樣沒有意義的話，而偏偏要說卡陶磨。或甚至一句話不出，更來得真誠。

我只點點頭，走向她指示給我的椅子。

但她並不是我。我知道我所要的是甚麼，她却不能知道，也猜從知道；雖然她供給的服務只有一樣，但內中却包括數種，如果她是我，她當然知道我要甚麼；而如果我她，我也不會知道我要什麼。

·人是不會一成不變的；假如人一成不變，那麼，世界將會多麼單調呵！每分、每秒、每時、每日、每月、每年、每十年、每世紀……都同樣，我們老早就會煩悶死了。於是她說卡爾磨，而不說別的，知道我所要的，但同時又希望我要別的。她是介乎知與不知之間，因為她不是我，也不可能是我，而我既然也不是她。我也不會知道她希望什麼，是希望我要我所要的呢，還是我要其他我也所要的。

我只點點頭，走向她指示給我的椅子，脫下眼鏡，擱在架上，坐下來，如她意料中的伸頸項，把雙手放在商手上，讓她圍上白布，面對着鏡裏一個輪廓模糊的我，一個輪廓模糊的她。

我的點頭使她明瞭我所要的。她現在萬分肯定的知道我所要的是什麼，我不要的是什麼，雖然我所要的也包括我所不要的。她清晰地知道我要理髮，而不是要剃髮，或是洗頭髮，或是挖耳朵；但我要理髮的同時也要剃鬚胡鬚，也要洗頭吹風也要挖耳朵，要兩塊半錢所能買到的一切服務。

於是她演出上述的儀式，把我的領口拉下，在我扭動着頸項，縮着雙手時，圍上一片白布。而我面對着鏡面上一個輪廓模糊的我，一個輪廓模糊的她；她卻面對着一個輪廓清晰的我的，一個輪廓清晰的她。

（頭髮剪短了，一個月後又長到領口了；耳朵挖乾淨了，一個月後又讓耳朵塞滿了。）

她於是在我的頭後，兩鬢的髮上敷粉，如她在每一個顧客的頭後、兩鬢的髮上敷粉一樣，一個又一個，一日又一日，不管是多髮的，或是少髮的，大頭的，小頭的，圓頭的，方頭的，她都一樣的在頭後、兩鬢的髮上敷粉，她於是拿起電的剪髮器，還往髮蓋就刈去，不必問我的意見。她知道我所要的髮型，在後面剪多少，在兩鬢又剪多少，在上面又剪多少或多少或多長或多短，她毫不遲疑地，毫不躊躇地，充滿信心地讓電的剪髮器刈去。頭髮逐漸地死去，她這樣做了不知有多少次了，一百次？一千次？一萬次？一眼望過去就知道客人的髮型，或長或短，或高或低，而她的手也騰從心所欲地剪出她心裏所要給客人剪的髮型。

我有一份給女人剪頭髮時特有的感覺，我俯着頭，緊閉着眼睛；我昨晚喝酒太多，睡得太遲，或今天工作繁忙，或閱讀太久，很費眼神。我要假寐一下，讓眼睛休息。讓精神鬆弛；這是人生的一大樂趣。我的雙手却交叉在肚皮上，手肘壓在椅手上，雙腳踏實在踏脚板上。我有一種給女人剪頭髮時特有的感覺。我於是緊閉着眼睛假寐，頭俯得更高或更低，或側向左或側向右，跟着她雙手的壓力而俯得更高或更低，或更側向左，或更側向右。電剪髮器在頭後刮上刮下，在兩鬢唯唯假寐，太高了，太低了，耳朵上那片太明顯了，光滑滑的一個弧形。我要吩咐她：後面不要剪得太低，校長不讀成留長髮，毛茸茸的給人一個壞印象，不被「正當的人」所接受，而做教師的要以身作則，不能讓頭後的頭髮變得太低。我要她別把兩鬢耳朵上的弧形剪得太明顯，最好用剪刀漸漸的斜上去，別像頭上長

出了兩隻角，我却沒有開口。我有一份給女人剪頭髮時特有的感覺。我只雙手交叉在肚皮上，手肘壓着椅子，雙腳結實地平放在踏腳板上，上身撐得不自然地直直的，頭俯着，雙眼緊閉着假寐。

剪刀在我的頸後，在我的兩鬢，在我的頭上，自信地，嫺熟地飛舞，毫無遲疑，毫無躊躇，自信萬倍。而頭髮如淚雨般落下，毫無補救地死在白布上，死在冰冷的土磚地上。

（頭髮剪短了，一個月後又長到領口了；耳朵挖乾淨了，一個月後又讓耳屎塞滿了。）

我蜷縮在閉眼假寐中，蜷縮在閉嘴沉默中，蜷縮在充滿耳屎的隔簾中，蜷縮在充盈整間理髮室的冷氣中。剪刀恣意蹂躪着我的頭髮。剪刀與頭髮：這是我跟理髮女郎唯一的連繫。而剪刀無情；剪刀前斷過一千根、一萬根，一億根髮絲，粗糙的、細弱的、乾燥的、油膩的、柔軟的、齊整的。剪刀都讓它們被廢。剪刀遂自信地，輕快地，哼着曲子地飛舞在髮間，輕靈地，活潑地，閃着白白的冷光地統治着髮叢；頸後剪得太低了，太高了，太平了，太斜了；兩鬢耳朵上的弧形太明顯了，太光滑了，兩鬢垂成兩隻角；頭上剪得太薄了，太厚了。而剪刀仍還自跳着自己的舞。而頭髮操場斷落。如淚雨般飄下，死在白布上，死在冰冷的磚土地上。然後被抖落，被掃起，沒有儀式地葬在垃圾桶中，跟剪刀接觸的記憶也一起死去。

剪刀與頭髮，這是我跟理髮女郎唯一的連繫。在需要的時候，理髮女郎的身子壓在我的手肘上。

手肘探索她身體的僵硬，她肚皮的緊張；手肘幻想那一片有彈性的皮和肉，那兩腰間的三角形的凸處。手肘與身體隔了一層白布，一層衣服，一層冷氣，而我坐在椅上，她站在椅外；而剪刀依然自信十足地，毫無知覺地恣意蹂躪我的髮叢，而頭髮針雨般地死去。

剪刀與頭髮。這是我跟理髮女郎唯一的連繫。她的手在我的上唇、我的下巴、我的臉頰上摸索，如盲人，探索着，而那隻手却冷氣冰凍得死去，在我唇上，我的下巴上，我的臉頰上的感覺，只是一片死屍似的寒冷。上唇靠著嘴角處，下巴靠左下顎處，還有一根鬍鬚。我不能開口，她的手指正按在我的唇片上；剪刀輕吻一下就飛去，而露出理髮室後，飄盪還刺手，可以把女孩子的臉皮刺破。

我於是張開雙眼，眼皮眨幾眨，把朦朧巨落睫毛，眼珠睜得大大的。

時——現代。

地——現代都市中的任何一角。

景——一間理髮店內。

門窗是不能打破的厚玻璃，透明的，可以望進去，也可以望出來，但內掛垂地的白色紗巾，不可

以望進去，也不可以望出來。只有當理髮女郎撩起一角向外眺望才可以看到店外黑柏麻油的停車場，零亂地泊着各式各牌的大小汽車。「零亂」的意思是說：有的汽車直泊，屁股對着別一排住屋的邊牆，有的斜泊，有的橫泊，沒有秩序，我正担心在剪了髮之後如何把汽車駛出去。

門開在左邊，也是裝玻璃的，却粉了白色，書寫着：冷氣理髮室。

推門而入，迎面的是「一室凝結了的冷氣」。靠右的牆壁上釘牽着一面長鏡，離地三尺高，從店面伸延到店尾的拍木板壁障。鏡腳是一長架，架面放着一堆堆如小山的頭髮膏，尖瓶的，圓瓶的，扁瓶的，大瓶的，小瓶的，洗頭的 SHAMPOO，還有不知何用的各種瓶子。堆旁放着兩個塑膠盤子，裏面載着梳子，剃刀，剪刀，剪髮側，耳挖，粉盒，夾子。這兩椅之間都有兩隻這樣的盤子。架下的格子內則放着面巾，毛巾，一兩本雜誌；在格子的橫木上掛着電剪髮鉗，吹風筒。架下牆壁上，在兩張理髮椅子之間，各有一個插頭，總共三個，給電燈，電剪髮側，電吹風筒用的。對着鏡子排列了五張理髮椅。

靠左的牆也有一面長鏡，鏡下則擺着一排兩張檯，有塑膠墊的；中間有一張茶几，却並不是用來放烟灰碟或茶具的。而是用來放畫報，有電影畫報，有漫畫報，有報紙。

天花板吊着一排三盞原子燈，只開着中間的一盞，洒下白蒼蒼的光霧，店尾左面開一扇門，門前

擺放一張書桌，當鏡櫃用。

「挖耳孔！」

我看着她：「呵？」她於是以身勢來表達，右手食指挖挖耳孔：「挖耳孔？」

「好」。於是我把頭仰後，斜靠在那枕，暴露出右耳，人中很容易受攻擊地突出。她把電燈移來，俯着身把臉趨前，看得非常清晰。「耳屎好大塊。」用耳挖伸入我的右耳，在裏面鉤，拍拍響，耳鼓不習慣地顫動，耳孔熱辣辣的癢癢。我閉着雙眼，嘴角可能因而面部肌肉的緊縮而扭曲。我盡量地提煉我的聽覺：耳鼓拍拍响，熱辣辣的癢癢，耳朵膨脹着，面部的肌肉本能地跳動了跳動，嘴角因而吊上一吊上。我盡力提煉我的聽覺：我呼了一口氣當她把耳挖取出，把耳屎抹在棉花上。然後又是一陣燒痛，耳孔膨脹，耳鼓拍拍作响，我咬動嘴唇，面部肌肉繃緊。我欲自己的聽覺更靈敏：耳孔一陣火燒，當她在燈上烘熱一支尾有細毛的修支，然後插進耳孔轉。隆隆隆。一陣火燒，我下巴脫下，全身的筋內都繃緊。

（頭髮剪短了，一個月後又長到領口了；耳朵挖乾淨了，一個月後又滿耳屎塞滿了。）

幕啓：我坐在第二張理髮椅上，頭俯前，眼睛緊閉，雙手交叉在肚皮上，手肘壓着椅子，雙腳結實地平放在踏腳板上。只有我項上的那一盞原子燈是開着的，洒下蒼白的光霧。替我理髮的是理髮女

郎甲，也就是此髮型店的老闆，三十來歲，納胖，身軀油桶似的。

在我左手的椅上，也就是第三張，是客人一，一個老頭子，頭頂上是一片不毛之地，僅剩下兩鬢灰白參半的一撮頭髮。理髮女郎乙正在替他吹風梳理，向他一連串的詢問，他只呢喃作答，聽不出兩人說的是什麼。（耳挖進耳孔中鉤挑，耳鼓拍拍作響）之後，他男好了，乙把白布拿開；他付錢，乙找錢給他，同時敬上香煙，一元九角五十支庄的。他搖頭，然後在乙的「有空來坐」聲中推門而去。靜。一片沉寂。你可以聽到靜。甲走去開錄音機，流行曲唱出。是一個女歌星，也不是一個女歌星，只是一條錄音帶。

乙走入裏面，同時大門被推開，客人二進，跟一個同伴，（實特的戲劇？）客人進。客人出。客人出。客人坐在理髮椅上。理髮女郎頭上白布，倒頭後兩鬢的髮，剪頭後，兩鬢，頭上的髮，洗頭，剃鬚，吹風，梳頭。而客人可能發覺，可能發覺鬚鬚。而一個多鐘頭過去了。客人付錢，客人出。客人進。客人坐在理髮椅上。客人開口開口。理髮女郎頭上白布，倒，剪，剃，洗，吹。客人付錢。理髮女郎說有空來坐。客人出。客人進。客人出。客人進。）二是國字臉，身材高大發福，一頭貼服的捲髮，坐在我的右邊，也就是第一張椅上。理髮女郎內從第四張椅上站起迎了出來，說：「卡陶磨。」手裏已順手取好了白布，「是。」於是她把他領口翻下。把白布圍在他身上，在他頸後

及兩鬢的髮上敷粉，然後拿電剪髮側去刈。

其同伴則坐在靠左的椅上，不經意的翻翻那堆畫報，最後拿起一張報紙。

丙轉身取剪髮側，把電頭插上。她瘦如竹槁，善憂鬱；或喜吹毛求疵，不能生肉罩

甲眼鏡。甲說。

甲：妳的鞋子開了口。

丙：是的

甲：好心丟掉了罷。

丙：我看鞋面還漂亮，丟了可惜……

甲：好心嫁咯，這樣客體。

丙：我看鞋面還完好，我是捨不得的。我是很儉省的。

靜。剪刀聲。流行歌曲含糊的歌詞驟然又傳入耳中。

甲：很久沒有來了。

二：去了外埠。

丙：這樣幸福。星加坡？吉隆坡？

二：各地都跑跑。

甲：人家大頭家嘛。

仲：他的頭髮多漂亮……他的頭髮多漂亮……不是嗎？

丙：坐PUTT-PUTT來？車呢？

二：進了水，拿去修理。

甲：浸水？

仲：我們坐PUTT-PUTT來，好像乞丐……（站起，手裏揚着報紙，又坐下。）好像乞丐

……那樣。

二：進了水，拿去修理了。

靜。剪刀聲。流行曲。乙推門出來。

丙：昨晚我跟她看戲。

二：誰？

丙：她。看戲。昨晚。

仲：今晚同她看戲。

丙：想死……老婆看到不扭脫他的耳朵。

乙坐在雷櫃檯用的書桌前，從抽屜取出歌部，攤開在桌面上，她整個上身倚在桌上，左手支頭。

甲：有了老婆的人。還這樣花心。你們男人全都靠不住。

仲：老婆不怕多……今晚我請你看戲。聯邦，鄭……

丙：後天開福利部。我買了一張。

（這個星期 這個星期

可能到。可能到

可能到你行遲……

可能到你行遲

中多多 中多多）

二：中了請我吃？

丙：你想……我中了，就有錢給亞姨……唉，那個上個月找我的，年紀老老的，穿銀……

乙：台北 台北啊

我家在台北 台北 我家在

丙：蓋住的。

甲：你捨得。

乙：台北。

我是一隻天真的小鳥，到處尋找，又尋找編織過的夢。

丙：捨得。

二：我呢？

乙：那兒去了……

丙：而曉得了我很大的忙。沒有她，我就沒有今日。她們

乙：台北 台北台北 啊

丙：兩夫婦把我當女兒看待。

乙：我家在台北 台北 我家在台北……

丙：現在她的老公已死了，她很苦，我有錢的話，我買一輛

乙：華麗的馬

趕快回車 趕快

丙：屋子讓給收租……

甲：妳這個人，自己不顧反而……

乙：在雨夜裏飄落下。黃的花白的

丙：我就是這樣的人。我甘願自己受苦，就是自己沒有，也要給人……

甲：哼，妳哪能夠這樣，這就會多險惡，妳還不知道，妳……

乙：就像含笑的她

爲了什麼 總把頭兒顫……

丙：我的人就是這樣的。有一個星期天，我剛要上工，袋子剛好有十塊錢，而曉得我，我全

乙：見她淚下 見她不說話

無數我放不下

丙：那給了她。我全都給了她。我剛要來上工，不能向她支薪水，我——

乙：就像含笑的她……

丙：分錢都沒有剩下。坐巴士的錢也沒有。我只好跑路。

乙：默默地不說一句。

丙：我因此才向妳支薪……

甲：妳這個人，真是的。自己不吃也給了人，終需會乞乞。妳還是小心一點。這個人吃人的社會，妳沒有錢的時候人家就……

丙：我的人就是這樣的，我自己不吃也

乙：真教我放……我想買一隻電唱機。很美。二百多塊錢。

甲：人家就不睬妳。在這世上，人不能不自私點，否則老來的時

乙：很美的。二百多塊錢。

丙：我就是這種人。我……還續實在對我太好了，現在她生活不好，我看不過眼……

甲：妳這個人，實在……

乙：我想買，買了可以跟著唱……台北……

（客人進客人出，客人假寐，客人開口閉口，理髮女郎們開口閉口，開口閉口開口閉口閉口開口閉口……）

「高一點的。」我說。甲把我的頭髮梳後，從後再嘗試開界線。「高一點的。」我皺眉頭，伸右手出白布外。她把梳子交給我，我睜大眼睛對着鏡子，把頭髮梳前，開界線。又梳前。

「我聽不真。」我坐前，開界線。又梳前。她把眼鏡交給我。我戴上。我開界線。

（頭髮剪短了，一個月後又長到領口了；耳朵挖乾淨了，一個月後又讓耳朵塞滿了。）

我推開門，踏出這冷藏著的世界，迎面撲來一股熱流，一路汽車行人的跑動，髮型改了，後面高高的，兩鬢也是高高的，頭髮吹了風後，揉了黏黏的髮膏，貼貼服服的擁抱著頭顱，簡直像另一個人

憑窗

一條夜的街，冷清清。

一橋籬牆粉。一會館的聲浪投擲到街上。車輛拋擲在路旁。只有行人，是散地踩着腳影，蒼白如街燈。

而妳經過，而妳望進門口。妳跟同伴說了什麼俏皮話。她說樓上有人稽顙。笑流產於妳喉中。妳仰我一視。自覺地踩上歸途。

我注視着妳背項的弧形肉。我心緊縮。妳背感我目的愛撫。妳不要面諱。可能不可能。

這一條夜的街進到過去。冷清清。

一橋小販攤在窗下。一會館的聲浪隱然。車輛拋擲在路旁。行人寥落，踏死腳影，蒼白如街燈。而妳經過，而妳望進門口。妳告訴同伴什麼俏皮話。她暗示樓上有人稽顙。笑流產於妳喉中。妳仰我一視。自覺地踩上歸途。

我凝注妳背項的弧形肉。我心緊縮。妳背感我目的愛撫。妳不要面諱。

妳對我說了什麼。我倆會心而笑。妳使我更近。我迫妳更緊。一個秘密正長在我倆心中。我倆的可能。不可能。一線之隔。

一條夜的街。冷清清。

一橋籬牆粉。會館投一街的砂雜。車輛拋擲在路旁。行人星散，踩着腳影，蒼白如街燈。而妳經過。而妳望入門口。妳跟同伴說了什麼俏皮話。她說樓上有人稽顙。笑流產於妳喉中。妳仰我一視。自覺地踩上歸途。

我注視着妳背項的弧形肉。我心緊縮。妳背感我目的愛撫。妳不要面諱。

我只能懸窗。我只能轉身。而對一室原子燈。燈下妻兒子女的臉孔。而妳踩着影子。消逝在路盡

頭。

不可斷，現在・現在我隔隔著 A WORLD OF DIFFERENCE.

一則傳奇

角頭的岩石上，每天傍晚，都坐着一個女的。

她獨自一人，癡癡的凝注海消失而天拔起的地方。她雙腳向後屈着，上身曲直的，左手按在石上，右手安祥的置放在右腿上。就是海風把她的頭髮吹向眼前，她也不動手去撥。她仍保持着那姿態，宛如安徒生神話中美人魚的銅像。

浪却在岩石周圍拍打，忙亂得吐着白的泡沫。波浪還是一排排的趕來，浮載着黑黑點點的垃圾，撞到岩石上，水花四濺。海則伸展開去，一片一片的轉着顏色，從近處的墨翠，到中間的泥黃，到遠處的翠玉，消失在地平線的灰藍。夕陽紅着臉，散着滿頭白髮，喘着氣在海面上拾着一路的金子，還吝吝的傢伙。

蔚藍的天，綴滿白棉棉的雲，天更顯得蒼白了。面前雪山似的那堆，透明如玻璃，正有一小塊被

風簾着，越拉越長，終於撕破了，航行開去，一絲絲的消逝。

她依然坐在岩石上，依然維持着那姿態。

太陽收給起滿包燄金子，躲到海底去了。岸上點起一兩盞黃澄澄的燈光，在黑紗後眨着鬼眼。海面一下子黑去，天空也失去了光彩。而城市扭開她的齒齒，拋一片光華到空中。

海浪快要淹盡那塊岩石了，她還是坐在那裏，美人魚似地守望着。

她覺得雙腳又濕又冷，但她不介意，仍緊緊的纏住他，仰着臉吸他的嘴唇，覺得他的鼻息吹暖她的臉頰。她的整個人幾乎溶入他的懷中了。

喘了一口大氣後，她把臉偎在他胸前，耳邊傳來他的心跳聲。她不經意的扭動他的鈕扣，扭動着，扭動着，最後她說：「你不去不可以嗎？」

他沒有答，環抱着她的雙手緊了緊，同時低頭吻她的鬢角。

「唔，不可以嗎？」她仰頭望着他。

他只用嘴唇堵住她的嘴唇。

海風沙沙而來，拍在岸上嘩然大响。繞得他倆滿頭滿身都是。長堤上的汽車聲隱約傳來，遠邊的

；後面是黑色的空洞，旁邊和前面是黑茫茫的大海。只有在對岸有一兩排燈光，和長堤上冷白白的街燈，長堤更遠的城市的光華，如霧的罩着。

她索性抱緊他，伸舌頭入他口中。

「我是愛妳的。」最後，還是他先開口。然後側着頭把臉頰靠在她頸上，眼睛盯住那城市的光華——有紅，有綠，有藍，有青，更有金黃。那兩間高聲的大飯店，尤閃着誘人的霓虹燈。

「那末，你就不要去吧。」

「不！」他反應得很快，抬起頭，握緊她的雙臂，炯炯的注視着她。「不！」她睜大雙眼。

「不，我不能不去。」他的語氣轉溫和。「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不能錯過。」

她只低着頭。

他把她的臉扳起。「我這也是爲了妳。我要妳快樂。我不要妳爲錢煩惱，不要妳因我的無能力，而感到侷促多多。」

「但我不需要這一切，我只要你。」

「不，我要能夠帶妳上美輪而自豪；我要以豪華載妳，而不必讓妳抱粗了美麗的腳；我要買一間

洋樓給妳，依山面海；我……」

「你還不明白，我要的只是你。」

他錯愕的看着她。

「我要的只是你。」她耐心的解釋，「錢不重要，汽車洋房也不重要。我要的只是你……」

「我也是愛妳的。」

「那來就不要去了。現在我們還是可以過得快快樂樂的。」

「我不能不去。男兒志在四方，而且，這是難得的機會，多少人都夢寐以求。我那兒能夠錯過呢？我是愛妳的，但我也不能不去。只三四年吧了，我不會變心的。而且學成回來，就不怕沒有好工作可做了。」

「你還是不明白。」她扭轉身。海風吹來好冷。

他去拉她：「我是愛妳的，不要這樣，我是愛妳的，請妳放心，請妳相信我。」

「你並不是愛我，你只愛金錢，愛洋樓，愛汽車。」

她離開岩石，後面已是長堤了。長堤上一片蒼白的燈光，椅上坐滿遑涼的人們，走道來往著大大

小小男男女女的人流。路上上上下的馳着汽車，摩多，三輪車。

她低著頭，夾在人流裏。人流在她旁邊分開，在她前面或後面又聚合了。她加快腳步。小孩子的歡笑聲，大人的閒話聲，情侶的甜言蜜語，在她耳邊擦過，而混雜在白濛濛的街燈下。她連自己的影子也找不到了。

她失落了什麼。

她只端正的坐在那裏，若有所思似的。頭上掛在樹枝上的有色燈光，照不亮園中的活動，只給空間加上一層綠兮兮，紅濛濛的鬼氣。而天空消失在黑暗中。

「來來來，喝杯酒。」那個人向她說。

「謝謝你，先生，我不會喝。」

「來啦，賞賞臉，白蘭地，威士忌，還是雪釐？」那個人整個人俯前。

「不，我真的不會喝。」

那個人去扯她的手。「不會醉的。」轉頭向旁邊的說：「給她拿一杯白蘭地。」

「人家新來的，不會喝酒。」

「他媽的，什麼不會喝酒，令爸喝了一大支，還沒有醉。來來來，」他逐漸的環抱住她。「不會也可以學。是嗎？」

她嗅到他的酒氣，退到椅邊，「我真的不會喝，先生！」退到沒位好退，就站起來。

那個人也蠢的站起，「媽的，不賞臉！」一巴掌就狠狠的搥去。

她掩臉逃去。

她悄悄的流淚，讓眼淚流撫她的臉頰，也不去擦，仍保持着美人魚守望的姿態，呆視着迷濛的地平線。風吹拂了海的臉。

浪還沒有來，海床裡露出一灘灰泥，點綴着一團團泡沫，一泓泓死水，破酒瓶，枯樹頭，鏽奶罐，爛布，綁匪圈。唯一的生命是水蛇和泥鰍。

「妳看什麼？」那酒客問，順便把手搭在她的肩上。

「沒什麼。」她向他笑笑。

「想我呢。」趁勢吻了她臉頰一下。

「想你又怎樣？」

他湊在她耳邊咬耳朵。

「死鬼！」她捉他的腿。「我不被 Book 出去的，別說那種事。」

「喂呀，逢場作戲罷了。」他更把全身依過去。

她感到臉頰一股暖氣，但那只是一陣海風罷了。太陽還黃澄澄的，但已有氣無力了。天上也沒有一朵雲，只是灰白白的，蓋了一層什麼似的。浪也淡青雜着濁黃，不停波動。岩石還豎立在那裏，任由浪拍浪打。她依舊如美人魚。

有色的燈光已熄了，開了黃澄澄的燈泡，每個吧女的臉上都罩上一層蒼黃，如傾巢的螞蟥，忙亂的趕回家。有的坐汽車揚長而去。有的則拖着長長的身影，敲响已經的街道。

「真鬼，坐了整晚，只給兩塊錢貼士。」她說。

「我坐了這樣多張檯，整晚也只得五塊錢。」

長街沒有人，只一兩輛路過的汽車，風馳電掣，過她們時都慢下來，有口哨聲或惡詞聲，然後又

噴一陣煙而去。

「還是Book出去好。一個煙頭十塊錢，老板三塊，還有七塊。」那個說。「我是老了，沒有人要，妳何不出去？趁年紀還輕，賺它一大塊，過幾年就不用做了。」

天空黑沉沉的，壓在頭頂。雨滴隨著海風刮來，打在臉上身上，如鞭抽似的疼痛。眼前一片灰濛濛，看不清楚那是海面，那是天空。地平線也消失在雨幕後。海浪拍打著岩石，潮水一味升漲，幾乎淹蓋了整塊石。

雲開始泉湧而來，挾勁風，那半引的月亮變成一團模糊，而終於隱沒在雲層後。樹葉沙沙作响，敗葉隨風捲起。風還挾著沙塵，使人把眼睛眯起。

「還是進裏面坐，」她說，「就要下雨了。」

「怎樣？」那個徵詢同伴們。

「不了，還是回去，」

「時間不早了。」

「我也喝醉了。最少有八成了」

「好，拿BILL來。」

「沒有貼士？」她向付錢的問。

「有有，你坐過來這邊。」那個拍拍他的大腿。

她於是移到偉大腿上，雙手攏着他的頸項。

那人環抱著她，臉孔偎在她胸前。

她低頭輕吻一下他的額角。

她得了三塊錢貼士，比開爐的多一塊錢。

她忍不住露出微笑。移動一移動身體，坐得更舒服。

日長夜短，夕陽的餘輝還留在意想不到的熱力；但陣陣吹來的海風却把燥熱吹散。海面一片金黃，水平線清晰入目，一隻郵船正格格而起。

她再攤開手中的空郵信箋：

我不知道這封信能否寄到妳手中。有兩年多了，沒有寫信給妳，滄海桑田，不知妳是否搬了家，

抑或已嫁作他人婦，恩恩愛愛，早把我如過眼雲煙似地拋在腦後了。

如果妳忘了我，我不怪妳。這是我活該的。這兩年多來，我負疚於妳太多了。現在欲寫下來，却無從說起。我千頭萬緒，悔恨交集，叫我怎樣寫呢？唉。

在美國三年多，我……我已經看慣了。我覺得寂寞，我覺得孤立。街道上有千千万萬的人，我雖在其中，我却不屬於。他們熙熙攘攘，忙忙碌碌，只是機車，或蜂羣。這邊有高樓大廈，有流線型大汽車，有夜總會，有舞廳，但沒有人，是的，沒有人，除了喜舞士，同他們，他們更接近人猿，一切都那麼非人性。

她愉快的笑了，雙頰圓潤，眼露光芒。

「來，我們走，」她挽著那人的手。「我已經說過的了，我只 Book 出去跳舞，不做別的。」

「妳放心好了。沒有雙方的同意，也是不爽的。」那人走去開車門。

她注意到那是一輛大型的跑車，不知叫什麼名，血紅的，嬌嬌潤潤的。她舒口氣倒在椅座上。

她腳步輕盈的走在長堤上，手裏緊握住另一封信。

妳該想像得出，我現在的心情是多麼的興奮。呵，我可以大喊，我可以爬上帝國大廈，向全世界宣言。妳還愛我。妳還愛我。每天傍晚都在我倆的姻緣石上守望著我。呵，我太幸福了。

我決定回去了。我已經辦好手續了。一個多兩個禮拜後，我就在你身邊了。我多希望就是現在呢，這一秒呢。我還記得妳曾責備我只愛金錢，愛汽車洋房。不了，現在這一切我都不要了。我只愛妳。

我還記得，妳也曾說過，我倆可以過得快快樂樂的。是的，我倆現在可以過得快快樂樂的了……

天是高高的一片晴朗，汽車已在長堤上活躍了，那兩座大旅館高高的聳持入雲霄。

走到長堤盡尾，她正要跨下到岩石去，却怔住了。

那塊岩石已被海浪淹蓋了。

8/7/71 夜完

死是永遠的

今早的太陽已不是昨目的了。

其實躺在床上，他連太陽的臉孔也看不到，那個從海上出浴後升起的朝陽，散着滿頭金黃色的幼髮。地平線明顯了，黑黑長長的一線。海由灰藍變成翠青，在近處變成泥黃，但閃耀着點點金光。山脈也脫下了神秘的深紫，披上鴨屎青，每株樹木，棕色的樹幹，青黃的葉，都明晰的裸露着。山巒那邊的霧，也嬌媚的消逝。

他倆身邊的霧也散開去，妻雙手交叉在胸前，凝注着眼前的景色。他緊抱着她裹着羊毛絨衣的軀體，她整個人體緊的塞入他的懷中。他的臉頰偎着她的臉，她鬢邊的髮纏着他的耳朵，既撫又攬。他把頭退後，而吻她的耳邊。他覺得她在懷中輕快的顫動。他於是吻着她的頸項，她把頭仰後，呈露那一大片項頸。朝陽照著，她容光煥發。然後她別轉臉，把嘴唇迎了上來。

輕軟的，熱熱的，那兩片嘴唇。她的舌頭逼開他的牙齒，如蛇吐舌的進退出出。他吸一吸鼻孔上的妻氣，張開嘴，把她整個嘴唇吸住。

而眼前，却看不到今早的太陽，只是黃澄澄的一片光，無孔不入的洒滿了寢室。光後面却有條條針雨，天空還是一片白，但雲霧却瞬息的轉黑，黑黝黝的一大塊，雨也大丁，還帶着沙沙聲。

他轉了一個側，左手摸向床的那邊：空空的，也冷冷的。他直直的仰躺在那裏。樓下傳來水流聲，碗碟盪在一起的輕聲響。

「打玲！七點多八點了！還不起身。」樓下傳來妻的喊叫。「你還要上工的。」
他還是不動。

「打玲！」

他爬起來，拖了一條毛巾，重重的下樓去。妻正在樓梯口仰面向他。

「打玲，看你多懶。」臉孔綻開責備的笑聲。

他加快腳步，到梯口時雙手抱住她，她只把臉孔仰上，讓他親了一口，雙手攤開。

「我全身油膩，」她說，雙手濕潤的發着光。

他呢喃：「我愛妳。」

「我也愛你」。她在他的臉頰上輕吻一下，「但你還是去洗臉吧，我還要預備你的早餐。」說後她緊閉他的環抱，輕快的走向廚房。「時間不早了，」她回頭加上一句。

他注視着她輕巧的身軀消失在門後，呆了一陣，然後移到廁所。

「打玲，這是你的 Bacon and Eggs。」

「Thank You Dear。」他坐下。「來，「齊吃。」

「不，打玲，你先吃。我還要收拾收拾，然後還要洗衣，之後還要買菜呢。」她俯在面盆上，水流聲，碗碟碰撞聲。

「還是請個工人吧。」他說，一面搽牛油，轉頭向她的方向說。

「不必了，打玲，兩口子吧了，橫豎早上我也太閒空了。」她對着肥皂泡的冷水說。

他咬了一口烤麵包，乾乾的，無味的。但他還是繼續咀嚼，咀嚼，雙手忙着切 Bacon 和煎蛋，然後一又的塞入口裏。

「味道很好。」他對旁邊的妻說，同時又了一口給她，她把臉擰側，他却趁機吻她。

她大笑。「味道確實美好。」他把肉叉入她口中，在這一停之時，滿嘴的吮住她的雙唇，她唔唔的發出聲音，閉起眼睛。

房內光線黯黯，寒霧被擋在開緊的玻璃窗外。

現在他咀嚼了又咀嚼，只是滿口麵包屑，滿口油膩，他忙喝一口咖啡沖下。

「打玲，你聽，隔壁張先生兩夫婦又吵嘴了。」她停下工作，轉身向他說。

他茫然的望着她，耳邊卻傳來越來越大聲的吵鬧聲。

「十塊錢以為很了不起嗎？牛車輪那麼大嗎？狗仔看醫生，一下子就用了三塊錢；還剩下七塊錢，不是買了雞，買了魚嗎？哼，十塊錢，很大嗎？」

「不要這樣大聲可以嗎？讓他人聽了，多……」

「哦，現在你可有難為情了，去喝酒，去找雞，可不怕難為情。在女人的面前，可充闊佬，當菜頭，現在叫你拿幾塊錢買布，就推三推四，你還成什麼人！」

「嘿，妳這個臭貨，什麼都不懂，只懂扮腔。妳不照照鏡子，還以為十七八歲，青一塊，紅一塊，鬼也不如。嘿。」

「喂，喂，現在就嫌我老了，還記得嗎，以前死纏住我，賴皮賴面，還用酒灌醉我；現在就嫌三嫌四，老了，黃了，是的，我是老了，我比不上你那些狐狸精。當然囉，但你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腳色。瘦皮猴，醜貓也不吃。……」

，你已經沒有付三個月的INSTALLMENTS，一共六百三十三元。今天已經是月底了。」

那人眼瞇的笑，似乎不知怎樣開口。「我，我就是爲了這件事，才這樣早來見你，MR. MR...

.....」

「溫。」

「呵，我們還是同姓呢！」那人似乎遇到了救星。「我，我就是想來見見你，親人，看你能網開一面，讓我延期三個月付還，OK？而且，我只有六個INSTALLMENTS而已。」

「溫先生，還有點爲難。」他根本沒有思索就開口拒絕了，他自己也覺得詫異，可能他在此金融公司做得太久了。「哦，我的意思是，是.....」，他竟不知如何說下去，唯有低頭看那張文件。

「你是說合同嗎？我是很清楚其中的條例的，連那些IN SMALL PRINT的，我也曾用放大鏡細讀了一遍。」他爲他的幽默而大笑。「我清楚，非常清楚，假如我不能付起三個月的INSTALLMENTS，你們就會沒收我的汽車。但我是有我的苦衷的。我就希望你看看在人情上，而.....」

「CONTRACT，是 CONTRACT，那能隨便.....」。

「親人，我是知道的，但我有意料不到的開銷。我的 MISSUS，竟然得了肺病，這幾個月.....」。

他扶著妻，慢慢的跑向Red-1 House。她的臉色蒼白，額頭冒汗，妳忘了，他說。她向他微笑的，沒什麼，只是有點疲勞。然後她責備似地，都是你不好，連幾天幾晚都不讓人休息。他爲懷中瘦弱的軀體而心痛。他把她抱緊，停在路間，她閉眼倒在他胸前，他嗅到那一頭髮香。

「.....臉白白的，還要調羹，但最少我不必付手術費了，所以下個月可以.....」

「好，」他說，「我先問問經理。」

「什麼？」「經理沒有聽完就大喊起來。『我們是做生意的，不是開慈善機構。』」

「那末，親人，我只有去找CHEETAR。」他眼邊那人出去。

「一個出去了，一個又來，一個出去了，一個又來。他們都爲了錢，預支未來，預支希望。」

「五千塊錢是嗎？我們的利息是最低的了，別開公司決找不到。哪，卅六期攤還，每月只繳一百八十塊六角；卅期則是二百零九元；而兩年是每月二百五十元而已。」

「我們可以商量一下嗎？」做丈夫的問。

「當然可以，請到隔壁房。」

做太太的先說：「一個月百多兩百塊錢，未免太重了，還是別換車吧。」

「我已經決定了，那輛舊車，已有十年了，就是不換，要修理和噴漆也要用上千多兩千元，同時

也不能担保條件不會壞。」

「那末，你要以幾期攤還？」

「最好是二十四期。利息也省了五百元」

「但那要二百五十元，怎麼付得來。」

「那三個孩子的牛奶粉，FAREX，都可以省下來。他們都長大了，吃飯可以了。吉拉的費用也可以減省，不要買這樣多的雜貨。」

「小孩子的飲食，那兒可以省呢？」

「沒關係的，他們都大了。同時我也可以少喝點酒，少抽點烟，不就應付得來了嗎？」

做太太的無話可說了，有輛新車總是比较體面的。

放工回家後，他已頭暈腦脹了。屋裏空空的，一點聲息，一聲人語都沒有。他也懶得沖涼，和衣就倒在床上。

那張特別定做的六尺見方的床，實在太闊大了。他伸手摸不到邊緣，白白的床單伸展着，一片空白，一片沙漠。他躺在那裏，漸漸的被這片空白吞掉，一無所思，一無所感。

房間空空的，兩間頭房合成一間，傢俱只有一個衣櫃，這張床和一張梳妝檯。這些傢俱漸漸退後

，漸漸消失，而房間逐漸擴大，擴大成整個宇宙，他只是一點，渺小的一點，逐漸的消逝，消逝……他跳起來，跑到書房去。書房仍留有她的氣息，淡淡的。他坐在她的桌前。她正俯着頭，頭髮半遮着臉，背景是深藍色的天空，滑着白雲。在她頭上是鐵樹的蔭。他把頭動幾動，舒服了，半閉着眼睛問：會重嗎？她搖頭，繼續讀下去。他漸漸的閉起眼睛，然後有輕熱的東西撫着他臉頰。他睜開眼，整個書房向他壓來，使他窒息。

他立起，推開門跑到樓下，從窗窺望到屋尾，一目瞭然。他的腳步沉溺在靜謐中，從前廳走到屋尾，再從屋尾走到前廳，在真空中腳步敲不起迴响。

那間食風塵也一樣的靜靜的。但空氣却瀰滿一個即發的熱圈。「終！」他大喊。「不要，你CHEAT的。」空氣即爆出一火花來。「你幹了，別賴！來來，讓我一吻！」「不，不，我不依，你CHEAT的，你CHEAT的。」他驟然撲過去，她却機警，一下就閃開了，還跳起來。「你幹了不算賬，來來。」他一面說，一面伺機追趕，「不算的，你CHEAT。」他一縱一撲，就把她撲入懷中。現在他懷中的却是一本PLAYBOY，一房間的空虛。

他站起來，熄了燈，走到書房去。她正俯在桌上。他一聲不出的睡足到她背後，出其不意的抱住她。她一驚，紅筆長長的在薄子上劃了一條線。「看你，連薄子也改變了。」她回頭對他苦笑。

「還沒有改完？明天才改不可以嗎？」

「只有幾本了。」她說。

「那末趕快改完它。」

她默然一笑。「我還要預備明天的功課呢！你要是悶就自個兒出去跑跑。」

外面的夜是黑漆漆的。他倆坐在長椅上，山風吹來，他倆依偎得更緊。而前山下是五彩繽紛的太平，左邊四四方方的是波蘭亞三，在這處則是十八丁。

還是回去。妳的手和臉都冷多冰的。她卻爽快的抖起來。不，我還要坐一會兒。你抱着我就不會冷了。

夜包裹着他倆。露水重重的落在他倆頭上身上；太平市的燈光逐漸的熄滅了。他倆向風的一面冰冷的，依偎的一面暖暖的。

還是回去了。他卻仍舊坐著，獨自佔住那張長椅，面前來回走的走當男孩子，女孩子，後面汽車摩托上上下下。他注意那些女孩子的迷你裙，頭戴着左右轉。泰國女生更穿得花花綠綠，圍衣袖，圍褲管，那個的臉孔吸引住他；那個的身材，那兩包，那屁股。他最後還是點上一支煙了。

「死回來了？唔。」張太的聲音。

「唔了，還是聾了？你亨盡享夠，回來死嗎？烏甚麼不讓你的狐狸精替你送終，死佬？這死回來做甚麼？」

「臭貨，這是我的家，我要回就回，要走就走，你管不着。」

「喂呀，那末，我是你甚麼人，死佬仔，我說。」

「妳是母夜叉！爛臭叉！」

「你又是甚麼東西！死叉！這找女人……」

「唉。」他轉一個個。「一點清靜也沒有。三更半夜了，還大吵大鬧。又粗言粗語的，不知羞恥。」

妻低低的嘆道：「當愛情已死，一切沒有保留了，一切都可以說了。」

他靜靜的看著妻。迷你裙，經理的臉孔。那兩包，那汽車，那臉孔。他皺皺著。

最後他說：「還是請個開人吧。」

「不必了。我還可以應付得來。而且請一個工人，最少也要五六十塊。這筆錢是不值得花的。尤其現在，甚麼都起價了。牛油就起了五六毛錢一磅，糖已賣四角一斤，還有……」

「但我從早到晚都不能跟妳在一起。」

「現在不就在一起了吧，唔，打玲。」她蜷縮在他懷裏，溜馴如羊。他吻她的秀髮。「我需要妳，整天都想妳。」

「唔。」她把臉埋前，更盡入他懷裏。

「妳還不來。」

「打玲，就來了。」

「Eh！我來了。」

「對不起，對不起。」他俯頭往她胸前蹭。

她愛撫着他的頸項。「不，打玲，我太疲憊了，身體又不舒服。」

床一陣抖動，支支發响。這只是一張單人床，是鐵的，裝彈簧。呵，他才抓緊她，她也整身發直

啊……那陣冷氣侵來，他倆縮得更緊。外面山投着陰影。

又一個日出，他倆已自殺了。

他倆已看不到日落日出，花開花謝，樹死樹生。也看不到愛的永生。

SKETCHES

1 無奈

酒吧。

櫃檯前，騎在高樓上的，是一個老人。白髮蒼蒼，一字肩，身體瘦削，夏威夷他顯得寬潤，但腰支撐得挺直。

櫃檯後 Casheer 所用的檯燈把他一張臉罩在黃暈下，下巴尖尖，光滑無鬚，臉上沒有明顯的皺紋。只是雙頰與鼻子之間兩條深深的黑溝。

他旁邊無人，只幾張燈柱似的高檯，右手兩張，左手三張，癡癡的呆在櫃檯前，櫃檯右手邊處是公共電話機，一個吧女正蹲在牆上情話綿綿，但也聽不到什麼，被 Julie Box 的嘈音——痴心的人——淹蓋住。Julie Box 就在左手櫃檯盡處的對面的牆腳下，面對着一架吃角子賽車機，一位吧女

與一酒客正在賭賽車，機器嗚嗚鬼號，時不時傳來汽車的碰撞聲。吃角子賽車機頂上的牆面貼着一張廣告——令人更心滿意足，再過去是男廁的門，門縫裏透着黃澄澄的光，飄來一股股尿味。

他縫縫着眼睛，聳聳鼻子；牆面冷冰冰，櫃檯後機燈下，Catalin正低着頭計賬。在她背後是一個偌大的雪櫃，發着低低的顫叫。右邊一個架子，排列着幾瓶酒和水光燦爛的玻璃杯。再右邊是通往後面的門，垂掛着串串紙珠，後面通道上吊着一顆赤裸裸的燈泡。

老人仰起頭，一口氣灌下一大口黑啤——對你有益。人中止下蠢動。然後大力的把杯放下，突然引吭高歌，聲音宏亮，全酒吧的空氣為它而震盪。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One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And Held Me Close To Your Heart

We Laughed Then We Cried Then

And Vowed That We Would Never To Part

戛然而止。「福克，有什麼用？她已死了！」

二 無人的城市

又是星期六的晚上了。

城市那妓女，又喬裝變抹起來了。她頭頂上五顏六色的霓虹燈，驟明驟暗，流動着、變幻無常，使人眼目撩亂，更把那黑沉沉的天也擠擁起來，什麼都看不清楚，只見一片光暈，白蠟似的飄在空中。她對着每個「朝聖」者都裂齒而笑，露出一列列透明的琉璃齒面，展着女人的內衣底褲，穿戴在那些永遠微張着嘴唇，俯視着而永遠看不到的，沒有血流循環的模特兒的身上。車流的前燈後燈，是她頭上的項鍊，流動着澄黃和血紅。而越張開大腿，呻吟着，癱瘓在那裏，讓千千萬萬的人踐踏。

碰了滿鼻子的人，從公共汽車裏如噴烟地囑出來，從雙重泊着的私家車裏鑽出來，從店鋪住家裏射出來……而匯成一道洪水。行人隨波逐流，無處着腳。有携手挽腰的情侶，醉溺在你的世界中；有瀏覽櫥窗的閑人，評頭品足；也有不知趕往何處的冒失鬼，失魂失魄的飛步。人們摩肩接踵而過，却沒有如螞蟻似地停下。讓觸鬚糾纏那麼一會兒。

迷失在人羣中，因汗酸而作嘔。迷失在成羣的乳象中，花雷似的，挺拔的，木瓜似的，鬆垂如蠟燭的一頭微在 *Kiltiear* 裏，在 *Dunex* 的恤衫裏，在加拜蕭裏，在 *Low-Cut* 裏，在 *See-Through* 裏。而磨擦着，却永遠看不到；永遠微張着櫻唇，永遠藝術性地伸張着雙手，帶着肉色，永遠裝在欄窗後的。

凝注着街上紙碎隨風飛舞，秀髮拂子也隨風飄揚。那麼的驚鴻一瞥，一抹白色，一抹粉紅，一抹 *Technicolour*。跟着雷聲，一條閃電劃破那片光華。人流速度加快。如速度放慢的葬林。車鈴聲，摩多聲，汽車聲——湊成一股洪聲，世界末日的交响曲，而南下，騎樓下，電影院前，咖啡店裏，人們滿面愁容。

斜風斜雨，濕了街道，反照起池澤白光；街道死去，汽車帶着嘔嘔嘔過，躲起霧雨。橫風橫雨，濕了騎樓，濕了人們的衣襟；人們退後，雙手又在胸前。香水變了汗酸；冷氣從電影告示——火女，

飢渴的老人，女色——沁出。街燈罩着花霧，滿街蒼涼悽清。

兩條赤裸軀體——兩聲嘶啞——微張的嘴噴着熱氣——抱緊身體——眼睛微闔——濕了雙腳——

那一展無邊的肉……

酒吧閃着紅燈，闪着熱鬧，人氣熱了冷氣。一杯落肚，暖氣上升，俱熱了女女的肩頭，暖熱了把女的臉頰。

妳們是可憐人。我們喝酒的，也是可憐人。

何以見得？文縐縐的多不典型。

妳們，是不用說的了；我們呢？……

對不起，那嬌要走了。我要去拿貼士。

剩下冷冷的椅子，冷冷的酒杯，冷冷的空氣，冷冷的腸肚。

第二天，因宿酒而頭暈腦脹。

人生就是這樣的嗎？

(一天的記錄)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號，星期二。

為什麼四月十日呢？為什麼不是四月九號，不是四月十一號，也不是四月十三日，星期五（不祥的十三，黑色日子）呢？為什麼偏偏要選四月十號？是否四月十日具有什麼紀念性，或最少什麼代表性嗎？四月九日，四月十日，四月十一日，四月十二日，四月十三日，都是單獨的日子，也都是串連起來的日子，有它們個別的特性，也有它們相同的共通點。四月十日，不是四月九日，也不是四月十一日，更不是不祥的四月十三日，黑色的星期五。同時，四月十日，也是四月九號，也是四月十一號，也是黑色不祥的星期五十三號。最少它們有共同的活動如刷牙、大便、沖涼、吃飯，雖然這些看似相同的活動，在本質上却迥然不同。四月十日我用雪王牙膏刷牙，四月十三我驟然發現一支好合牙膏，貪念突起，借用了半寸，結果嘴角起了紅粒、癢癢的（我對這種牙膏似有一種皮膚敏感症）適

後呈濃紅，再後黑色的一片（我還有不祥之慮）也可能在四月十號，我是用上上下下正確刷牙法刷牙，四月十三日我則懶惰了，用轉圈子刷牙刷牙。不過，縱然如此，四月十日有四月九號的影子，而四月十一日或十三日，也都有四月十日，甚至四月九日，或甚至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一號我出生之日子的身影。這似乎太歸納命論了，但是，你能從一連串連續的日子抽出一個孤立的日子嗎，一個不受昨天的影響，或不改變明天的日子嗎，雖然那種影響，或那種轉變微之又微，肉眼看不到。

然則我又為什麼選擇四月十日作一個詳細的有系統的記錄呢？我本人也不大清楚。人的動機不是這樣單純的，一言可以道破的，人不是小說中的人物，那麼的容易使人預知他的下一步棋。人的動機是複雜的。有時來自有意識，有時來自潛意識，其實大學的時候都是來自有意識兼潛意識雙重齊下，雖然我們大多的時候都忘記了，因為一旦表達出來，縱然仍在腦海中，以文字或一瞬即逝的景象，潛意識就變成有意識了。而不管動機來自有意識或來自潛意識，或來自兩者相拌，這個動機總受著超意識控制著。這超意識就像高高在上的神，總是在檢視著，在增刪著，在改變著，最後所出現的動機，如成人電影，已是面目全非了，已不是先前那個動機了。有時動機觸了神怒，連放映的機會都沒有，一出現就被打落千萬丈的深淵裏。但有時神睡著了，如在酒後，動機就照原本本的出現了。沒有一絲半絲的修飾。哈，這最後的動機表現在行動上，就是照原本本的人性了！但是，你敢說這就是原形

畢露的人性嗎？這只是反常的時代反常的人的表現，如在烽火燭漫的時候，難道這反常才是人性，毫無虛偽，毫無隱晦，赤裸裸的一絲毫無餘？難道平素說，說不是一個人，只是一種虛偽？難道一個瘋子才表現真正的人性？難道你也能起長可及肩的頭髮，放聲唱得被破爛爛的衫褲，才算是真誠畢露。我衣衫的純色，我衣著的保守，不喜歡花花綠綠，不喜歡太炫耀，太引目，在在都表現我這三十出頭的人的本性。雖然有人可能不能接受，但我就是我，雖然有時也會表現得很矛盾。

寫了這個題目，我不清楚我為什麼在那麼多的日子中偏偏要選四月十日。照題目看來，我似乎要探討人生的真諦，而這是一個大課題，一個見仁見智，莫衷一是的大問題。要從我整生的歷程來探討，似乎是千頭萬緒，無從下手。於是我唯有求其次，從一天的生活中下手。而一天的生活，能否就把答案找出來，或四月十日在這方面就別具意義，我是不清楚了。其實，我也不清楚這四月十日的生活具有甚麼重要的意義，可以教育我自己，或教育他人。我只知道，在做了那個決定之後，我就注意著四月十日的過程，因此也比較熟悉四月十日這一天。幸虧我這個課題根本就不需要、或不能夠獲得一全面的答案的，上面說過，這是一個見仁見智、莫衷一是、各人看法不同的課題。我並不比他人具有更深入的洞澈，或更敏銳的先知，或更大量的願白，或更豐富的感受，或更多的道德優點。我只是一

個平平凡凡的常人，三十出頭，夾在兩個世界之中，既不太保守，又不太開明。出生在大戰後的一年，日治時期的苦難已儼從人們的口口領略到（這種時就慘了。我懷着你在山邊，一不小心，溜到河裏，整整毛中都斷了）；獨立後，我的思想感情人格都定了型，那種向往直順的風氣感染不到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就是這樣平平凡凡的一天。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星期二・

醒來，腰骨酸痛。看鐵漢雄風，攤坐在沙發上，雙腳托在矮凳上，一口黑啤一口烟，八年來，這具機器不知破損了多少，爛銅廢鐵賣出去，不知價值多少。

轉側，背窗。他呢不知幾時已睡在中間。縮後，脚肚酸酸，屈得太久，伸一伸，菊妮也不知幾時就睡在脚下，唯有再轉過身子，面窗。

晨曦瀉入，隨着鳥鳴，婉轉嘹亮，天空刺眼的蔚藍，椰樹飄揚，帶着薄雲散髮，窗格把天割成一長方形一長方形的，摺疊起來，一隻鷹從最上的一格消失，翅膀無聲無力地拍動着。

半導體收音機整夜沒關，張德利正在喊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四，琴聲鏗鏘，第二欄將開始預備，開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聽不清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三四五……

談說着他做做體操。右臂劇痛。不過那第二個，總是聽不清楚，究竟是甚麼體操。把枕頭翻過來，觸面生涼，把頭埋入枕頭裏，鼻息變酸。腰很酸，右臂作痛。健康就是你的。腳肚抽痛，用左腳按摩右腳趾。

橫豎沒有甚麼要做，這是聽完了新聞報告才下去。SA-BENTAR LAGI，報紙不會這樣早就來，坐在沙發上，雙腳架在櫃上，讀着張子美家，然後把報紙從前面翻到後面，再看海峽時報。到這時通報該到了，看看稿件有登嗎，我有十篇在編者處。

現在重報新聞提要，談起身了。嘩，腰骨劇痛。妻仍臥在床上。報紙的小臉貼在枕上，菊姬，攏你取奶奶啦。她跑下床，雙雙攪板响。開門，開門，又輪回床上，床墊斷了一顆。

自然地踱到盥台前，順手拿起風油，扭開風蓋，倒一灘到右手食指，擦在鼻孔上。流行歌曲，不知甚麼名，海面青黃，流動着暗影。長堤上早起的操步者，話聲傳不來。天正極黃。

做體操。身體左右搖擺，雙手吊着。很痛。鼻息，胸膈壓窒。深呼吸。雙手點地，點不着；腰骨硬了，再深呼吸，雙手舉過頭上。唔。

拿了烟盒打火機，開門。食唔來？攞牛奶得來。她搖頭。

把門闔上，下樓去。順手把烟盒打火機擱在長櫃上。直去廚房刷牙。張開嘴，臉長長如馬面。嘴

圍起來，滿臉的肌肉都鬆弛的。過去的英俊潇洒何去了？把滿口的泡沫洗去。用毛巾擦乾手和臉，開雲帽喝一大杯冷開水，取出一支香烟，點上，直接去廁所。膀胱鬆了，肚子鬆了，雙腿也蹲得酸痛了。抽水出來，拿毛巾沖涼。第一頓淋下：我清醒了。

他沖了涼出來時，妻已下來了，而且還刷了牙，轉身去拿毛巾擦乾面孔，剛好與他迎面碰上。

你裝香。他說。重有一捲菲林，今朝險佐佢。她說。

他無話。試想想，早餐後坐在沙發上，雙腿架在矮櫃上，跟隨着郭長風的 EXPOSÉS，等着週報的被發來，等待着稿件的被刊登與否（一個人的命運總是被他人牽引着；編者的登與不登都會影響我的情緒），這種享受，這種懸疑，就這樣的烟消雲散了。你說，他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於是他說：敏細still Asteeo。你看見妻的臉，凝結在一個無限委曲的模型中，兩頰的肌肉緊緊。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What Have I Done? 好地油煎，就咁苦口苦面。妻就哭了，雙手掩臉，肩頭上下抽動。他不敢注視，怕昨天的臉色還留在今早的臉上。

不等答案，他已轉身對鏡梳頭。把髮梳下，滿頭都是銀灰色，尤其左邊，靠近鬚界線處。那不知是什麼鬼 Super Youth-Hair，越用頭髮越白。不知是眞貨還是贗品。他迷惑地注視着渠上那黃色

的塑膠瓶。政府應該嚴加檢查，以確定商家賣的不是假貨。太多了，假貨。他無助地呼了一口氣，順手拿了一罐士高，開了蓋，用右手食指去挖了一圈，塗在掌心。上。簡直分辨不出真假。然後擦在髮邊，一手一邊，再擦在頭上，用力去按摩頭顱。雙手濕濕的，似乎還黏着髮膏。頭髮梳好了，那銀白也沒有那麼顯目了。我還很英俊，還很 Presentable。

洗手時，他為用香皂與否而疑遲，最後還是用了。在毛巾上擦乾了雙手，他拉開餐桌前的椅子，坐下來吃他的麵包。喝他的黑咖啡。生熟蛋已不敢吃了，怕血壓高，牛油也改用了菜油，既便宜又沒那麼多脂肪，一磅才九毛錢，而牛油則兩塊二。店仔的結賬也減了很多。以前每月五百到二百，再加上消費人協會的五十多六十，負擔確實不輕。菜錢還是另算的呢。現在則一百零五的。

吃完早餐，海峽時報已送來了，攤放在客廳的地板上。而報還沒有來。八點多九點了，還沒有過來，不知怎搞的？他拾起報紙，就坐在沙發上。妻兒子女在後面不知忙著什麼，他不關心。

爸爸去跌相了。他丟下報紙，跑到樓上，拉開抽屜，沒有相機。他跑到樓梯口，張口大喊。相機呢？樓下櫃檯桶。妻說。他跑下樓去，打開抽屜。沒有相機。有呵！腳下樓上有有！床頭個個櫃桶。他跑到樓去。拉開櫃門。赫然是相機，在右角。他跑下樓去，在雪櫃頂取了弄林，裝在相機內。他記

起了什麼，跑到樓上，拉開書桌的抽屜，取了計光表，又跑到樓下，撲在相機旁，再跑到樓上，脫了沙龍，穿衣穿褲。

Where C 坐土庫後，他問，沒有轉頭看妻的敏妮說。好好好，去 Monkey Forest。菊妮附議。敏妮只說街街。咁唔做咁唔 C 敏妮喊。他開了引擎。把車退到大街上，轉到新蘭仔角。

The Car Still Jerks。他說 It's The...The...What? Point。妻說。Platinum Point。他說。右腳壓住油門。個日去大山脚遊藝，就有 Jerk 了。指針逐漸上昇，三十、四十、五十……唔，有馬打車。他抬起右腳。就綁起鎖。他說。你蘇格。他看着那草地，幾叢花，幾棵針樹，幾棵椰樹，一座鐘塔。沒有什麼景，唔知點映。

但警察跑到路中，示意他停下。他就停下，有點不解的看著他。What Now C 那警察慢條斯理的，一手叉腰，一手張開，似乎預備拉鎗似的。左邊的也走近來，俯頭看入車內。他睜大雙眼，無言。

Apa Macham Jalan Banyak Kuat? Tiga Puluh Saja. Board Sana Tulis Dua Puluh...Tapi Tapi Orang Pun Jalan Tiga Puluh. Ada Liscence?

他探手入袋裏，心裏還沒有恐懼，取出荷包，把羅申遞上。Apa Ini? 警察翻他的禮申，看見黃色的AAM卡。他不答。那個遞回禮申。Lain Kail Jaganan Jalan Kuat Kuat.

他毫無表示，開了車，駛向紅毛花園的路上去。黃臉，都係妳。但他沒有說出。妻駛起來的臉，濕濕的。What The Hell Are You Crying About? 他生氣，關門出去。妻攔住。做乜嘢呢? 他搖她。她嘩啾大哭。

他呼了一口氣，夠運。他說，唔係就幾十數了。Your AAM Card. 她說，佢睇到你張咁。唔係。他說，佢有 Spectrap，無憑無據。

但車已慢了，後座的孫子還是喜氣洋洋的。

就停起呢道。妻說，他把車轉回右手的路，泊在樹底下。嗟。他扶孩子們下車，唔好走。有車呵。頗俾車門去。妻道唔係搞嘅。

花園個道?，他一放手，孩子們就飛奔進去，圍在水池旁。妻忙趕上去。他蹲在草地上，脫了相機的蓋，套上一個UV鏡和一個鏡罩，他站起，掏出計光表，F16/1/25。

我從池那邊拍攝過去，相機放得低低的，就放在池畔，從一個低角度拍去，攝取荷葉波動的情形，

一池池的伸延開去，而家人蹲在池對面，無約束的自成一組。右邊的薑草也要拍入，作為相片的框子。但他們的背後有一棵大雨樹，相機擺左擺右，大樹還在。我唯有改用 F8/2/20，希望把樹隱去。Click。

我從花叢後拍去。欲利用花葉做圖案。誰輕探拆，聚精會神，一手伸來。Click。

我跳下花棚，從下拍上，以花架的橫樑直橫做背景，拍妻的輪廓。Focus 唔 Clear 嘅。我說，有點不耐煩，把那鈕指左推右。那反映在雪水機雪櫃玻璃門上的輪廓，臉頰圓圓的，從額頭到眼睛到鼻孔到嘴到下巴到頸項，都是一條渾圓的線。Blurred，我說，在較對着距離。菊菊，行開！我映媽媽一個人。嘩，走開啦。但她跨在牆頭，靠近妻的身邊。兩人都露齒而笑。我沒好氣。Click。跌倒了。他說，坐在牆頭取出葬林。三個小孩跑下去，在草地上相互追逐了。呢道好涼。妻說，把手巾扇扇。他站起來，他又坐下。孩子們在追逐。長椅那邊坐了兩個人，一個只穿內衣，襯衫掛在石桌邊。龜跑下樓梯時跌了一交，妻忙趕去。上黎，妻喊，起起爬爬，唔好走黎走去。那兩人走了，背影消失在通道上。園丁却回來了，掃着地上的落葉和落花，敝敝和刺刺蛇蛇在長椅上，龜爬不上，依依阿阿的吵。妻把他拖上。他很足水地躺下去。

返了。他說，站起，走到花棚的另一邊。園外是大路、垃圾車、大樹。他走回樓前。我想荷尿。

他說：就起下低病。呢道好涼，坐耐一的。他走到另一頭，張望了張望，後面有屋。他說：返了。要買白油。白油。妻仰望着他。白油棒。好。返囉。唔愛。三個孩子都說：返咯。一陣去辭戲，神皮諾。呵，去神皮諾。去神皮諾。

回到家後，兩份華文報紙都送來了。一進門口，他就去翻通報，通報版赫然是他的兒子教訓老子。他轉過頭對妻說：今日有。呢個月六篇咯。六篇，六四二十四，最低限度有二十四元。他把報紙丟在沙發上，跑到廚房，脫下眼鏡，擺在餐桌上，在面盆上洗臉洗手，在毛巾上擦臉乾了，到書櫃前喝了一大玻璃杯的冷開水，才坐在沙發上，架起雙腳，重閱他的大作：

近來手頭很緊。（其實，我時常都手頭很緊）他記不起安裏叮嚀的日子。那是很渺遠的以前，在求學時期。每晚菜市上的椰水炒檳榔又椰水炒檳榔玩笑胡椒粉瓶蓋的虛關或醬青的瓶蓋虛關滿整滿，都是胡椒粉都是醬青又鹹又辣又叫椰水壺吞裡條沙夢。從前，她對我的話總是言聽計從，而現在，她是長大了，雖然六歲未足，在教誨補習時，她連我的吐音也表異議了。

做父母的，或做前輩的，怎會失去孩子或後輩的信任呢？……社會是轉變了，但我們連上了年紀的人，却仍抱着傳統的道德觀念。我們可說是夾在兩個世界之中——一方面我們忘不了自己的背景，另一方面我們又免不了受到現代風氣的影響。換句話說，我們的道德觀念是農業社會的，但我們

的經濟觀念却是工商社會的，而這兩種價值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後生小子總覺得我們言行不一，總覺得我們在實行着兩套不同的行為規律（Code Of Behaviour）一套適合成年人的，一套適合未成年人的。最好的例子就是X片，同是一套電影，十八歲以上的人可看而不受壞影響，十八歲以下的則不可看。你說這是不是一種虛偽？

他從報上抬起頭：廳裏只有他一人。一個偌大的廳，板屏風門前擺着一張取下了鏡子的梳妝檯，上面安放着一架電唱機和一個擴音機，機上擺着妻買回來的裝飾，一個瓷花瓶，插着兩支假梅花，白白的小花在那兒耐着熱帶的暑熱，沒有生命。沒有香氣。再過去在牆角處是電視機，機上也同樣擺着裝飾，兩隻黑色的銀花瓶擺着一個白瓷花瓶，擺着一男一女孩，正聚神看書，沒有插花，真的或假的。對面牆就是一排的一張矮几和兩張沙發。他這邊則是兩張沙發，一張長沙發。廳中留下一大片空地。

廳裏只有他一人。妻兒子女在廚房裏不知做什麼，沒有聲音。他翻開報紙，閱讀武俠小說，從最差勁的無冕侯王到仙尊絕劍到春滿江湖到最精彩的浪子英雄。他翻開商報，再從頭翻到尾頁，看標題，讀想到寫到（沒有印象）。

食飯了。他跑到廚房去。說。哪一點個場戲，你蘇格。妻說。煮熟了。鹹梅菊乾，快的黎食飯。

• 食飽去聽戲。快的快的。兩女孩都在睜，却為爭椅子而吵。噲也噲。噲愛聽戲係有？愛愛。想哭。係了係了。皮諾嬌，木頭公仔。快的食。

有人黎。他聽到鐵欄門的敲响，把椅背後，往外看。亞俊黎佐。是咩，妻說。他推開椅子跑出去，順手取了銀匙。亞玲姐，亞基，亞俊。他說，裂開笑容，同時開門。亞玲姐，妻已醒了出來。叫玲姨，叫舅父，他叫那兩個女孩叫。正話吃飯。黎一齊吃。亞基，吃飽去睇皮諾嬌。

三張大人四塊二，三張小孩三塊，一共七塊二。他計算，從荷包抽出八張一元鈔票，遞給妻：三張大人，三張細佬哥。找返八錢銀，That's Right。妻說。他拿了戲票袋在衣袋，那八角散錢袋在褲袋。半價應該七錢，一較實在Cheating。他說。買票食有。於是一窩蜂湧到欄柵前。拘佢。妻說。他抱起嫩妮。愛也噲。又抱起菊妮。她張望了張望，找唔愛。妻說，夠了。這也花去塊多錢。

呢排都係我地嘅。坐下後，嫩妮說。我愛冰淇淋。亞基愛有。她點頭。Three Cups。No Smaller Cups？How Much？One Thirty。他取出五塊二。No Change？No。I'll Give You The Change Later。

但擺佐我五文。唔見佢黎。他說，當燈光暗去，全部細路哥。妻說。做細路哥頭。噲愛咯。菊妮

說。呢個Giri就係唔啱，唔錢。妻說。嫩妮也說不要。你食埋佢妻說。

我坐在那裏，一口一口的吃着冰淇淋，嫩妮跑過來，俯着身，說了什麼，係咁係咁，絲就絲，噲黎唔去做乜嘅呢？我愛荷原，嫩妮說，亞俊帶佢去。我說。With That Car He Doesn't Need Vasoline。妻笑。呵，烟仔廣告邊在就做咯。The Government Wants To Ban Smoking In Cinemas好。妻說。But They Still Allow Gigarette Adverts。你哋Smokers就流口水咯。

做咯。Cartoon呢。噲——絲就絲，唔好噲。Goliath II陰森森的森林，深青帶着濃重的黑色。畫面（不，森林）在震動。一隊大象正操着步，烏黑裏的烏黑被震到空中，母鳥With a disapproving look，手忙腳亂的接它們。Goliath II原來是一隻小小象，高度剛到父親的腳指，連他追逐的蝴蝶也大過牠，母象擔心吊胆，一方面怕象羣中的任何一隻會踏牠，另一方面怕那隻鮮艷的老虎把牠吃掉。忽然牠不見了。母象大喊Stop。父象急忙忙忙，象羣煞不住，擺在一團。象羣高高在上，嚴峻不屑的俯視着牠。牠於是決定出走，被老虎追逼得大喊Mother，Mother！母象趕來，把老虎一甩，甩到離魚張大的口。這就是老虎的下場。但老虎從離魚肚內跳出，而That's the last that is seen of him。離魚愕然，摸着那個空肚子。Goliath II is disgraced了。但象羣在繼續前行時，驟然遇到一個蓬鬆不修的老鼠，急忙攔住，又拖在一堆了。最後逃前在河裏，小Goliath面對着老鼠，

滿面茫然。母象坐在樹梢，眼看著兒子將要遭殃了，却無能為力。老鼠說：Are you not afraid of me? 一手支着樹幹，身子斜靠着，一手正曲着在欣賞指甲。Why? I am just as big as you are? Goliah II 說：I am a mouse! Goliah 却不懂。於是兩者大打出手，什麼柔術，什麼滾球，都用了出來。最後 Goliah II 把老鼠吊在池塘上，鱷魚在下面張口閉口，老鼠縮上縮下，最終認輸了。Goliah II 高高騎在父象的頭上，父象以塞進住牠，牠愉快的笑了，雖然眼圍黑黑的。母象也安心了。

I prefer Goliah II。他說：開玩笑，Walt Disney 搞 Cartoon 畫得 X Colourful X Lively 每人都美滿心腔，每人都有很多話要說。

他躺在床上，窗外是刺眼的光，白色的，又像黃色的，天是淡淡的藍，靠近窗腳的是一片白，似乎是平平的一片雲幕，但細觀之下，卻顯出程序，近處的纏着灰邊，椰樹在舞動着纖指，波動着一片白光，偶然還有一兩隻飛鳥掠過，一兩個抖動的鳥點。

他轉向內面。衣櫃的門打開，一條繩子吊着手巾，領帶，不規則的，應該加以整理整理，但他沒有動，妻不知在樓下做什麼，一定在跟哈姐談家常。助哥沒有來，不知又是是否開錯了。黃色的板壁掛

着內衣內褲，襯衫和長褲。他把臉壓在枕頭上，鼻息很熱。他翻了一個身，從頭下抽出一個枕頭，夾着兩腿間，壓着肚子。肚子一陣滾動，一股熱氣透向肛門，他忙忍住，跳起來，順手在書桌上取出一支香煙，點燃了，擱着下煙。

在樓梯口，他遇着妻，雙手濕濕的，仰着臉對他，You also? 他沒答，逕自跑去廁所。

唔知做乜嘢。他說，從廁所出來後，一定吃錯嘢。哈姐說：冇嘛，剩吃愛淇淋。妻說：What about last night。他說：我嗰吃左果的一串串的乜嘢。唔會，過十幾個鐘頭咯。妻說好在唔係即戲時。

晚餐是雞，煮醬青，看起來全是油膩。你操勞，你為家庭犧牲了很多享受，而現在你杜魯，却不煮點你能夠下咽的東西。於是你說：唔油點樣食？肚唔唔吃得炸嘅。哈姐說：放唔得咩？她無言。她只是作客。你坐下，夾一塊雞肉，吃不下口，扒了幾口飯，你把碗放下，推開椅子，站起來。唔吃咯妻說：唔想食。飲文 about 就好咯。你說：肚唔撞重飲。哈姐說：你呢個人。妻說：但你還是取了一瓶黑啤，藏入雪櫃。

他蹲在廁所內，嘩裂一聲，滿坑都是黑黃色的兩點，臭氣薰鼻。他用手壓着肚子，輕聲呻吟。又

一陣絞痛，一陣嘩嘩裂裂。

喂，你怎搞的，你這個執筆者？連人家大便你也寫下來，多俗氣。

對不起。在寫這篇東西時，我選錯了手法，這種手法不容許你有一分一秒的 *write*：我必須每分每秒都追隨着你。否則我就對讀者不忠實了，其實，我已偷懶了很多次，也放過了多次。你去了廁所十八次，我只描寫你兩次，你就吵了，我這篇東西畢竟不是小說，只是一篇記錄，什麼都要錄下。只有在小說中，人物沒有自然的排泄，現在如果不是受了X片的影响，人物連冲凉做愛都沒有呢。似乎這些很自然的活動是很卑下的，不能登大雅之堂。可幸我還寫不是小說，因此不必遷就小說的禁忌。我這篇東西沒有人物，沒有情節，沒有衝突，外界的衝突或內界的衝突，也沒有 *Dennunism*，正如人生一樣。就讓我對己對人忠實一回吧！我們寫作者已騙人騙得太久了！

呸！

你那末就去睡吧。睡着了，我也不用把這篇東西搞得老太婆的鋪脚布那般又長又臭。但你必須不要作夢。如果你發夢，我就非描寫你的夢境不可了。

別怕。我已學會不做夢了。

那末，你去睡吧。我也可以獲筆了。寫了一個多兩個禮拜，手也酸了。要詳詳細細，一字不誤地

記錄下現實，雖然僅只一天的現實，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難怪很多作者在編着神話而美其名曰寫實。這種細膩的工作，既吃力又不討好。這種正對現實的寫法，不但得罪人也得罪自己。我已經沒有那種耐心了。

他脫下拖鞋，剛踏上第一級梯級，就聽到有人喊亞叔，向外一望，原來是國榮和姪婦。他只好穿好拖鞋，跑出去，開了門却無話可說。國榮說：This Sunday I'll go to Ipoh. Promotion? \$125/- more only. 我就係去聽提到屋頂。同一個朋友公司一間，聽講有八九十蚊就夠。Satell down之後正帶他去。姪婦看着國榮，面露笑容。他却一無所感，圍了一圈，坐在沙發上，拿出煙卷，架上雙圈，我吐唔好，唔知去左十幾二十圈咯。食錯嚟？唔知。亞媽呢？師傅上。佢都同，敏姐亦向亦囑。佢陣佢地睇。上去呵。Excuse Me. 他又跑去廁所。

出來後，他在客廳上等。樓上一陣騷動，國榮跑下來。亞叔夾着呢？他指指後面，癱瘓在沙發上，雙圈架起。國榮又上去了。他對着牆壁上的幅畫。買了一個月鏡了，却已不留意了。一個女的在正中，藍色的袍子鬆開。左手曲着，頭向左低着，保護着手中的孩子。連着她，但背向着她，是一個男的，只穿一條泳褲似的底褲，瘦瘦黃黃，頭垂低着。在女的左腳處，一個男的正抱着雙腿蹲在那裏，頭壓在膝上。這一組人物都被圍深紫色框着，看似柔順，實則堅毅。題目是：婚姻。

dance with a light supper. Eh?" She started shaking my legs, and looking at me appealingly. "I'd love to dance. I've not danced for ages."

"Why can't a man have a little privacy? I am just coming to an interesting topic."

She abruptly stood up. "I'm going to bed. Are you coming?"

"When I've finished." I retorted. How petty could a woman be.

She looked hurt. As she swayed away, she spoke in a sobbing voice:

"You are neglecting me."

I stood up. The book fell to the floor. I wanted to protest but I merely sat down. The lights had become glaring, exposing every detail of the furniture which she chose herself — the expensive lounge set, the tall reading lamp with designs of dragons, the cupboard display of all sorts of knick-knacks and the vase in its incongruous stand. They seemed so faded, so shed of colour, so that the whole room appeared stark naked.

I stooped to pick up the book, but I did not open it. I just played with it, rotating it with my hands. Then I walked to the Sung vase.

I stopped dead.

The Sung vase was covered with a layer of dust.

他對著那張畫：妻淚流滿面，繃攢起來的臉。What the hell with you? 他說：你伴女人寫信。我唔鐘意。妻說：他只看見袖動的肩頭。畫中的男人：垂著頭，抱著雙膝。亞叔，返了。羅榮說：返嚟時再搵你。他站起身，送他們到門口。然後上樓去。睡覺了。

But the nights, O the nights, they were ours. From the open windows of the bungalow we could hear the sea murmuring sweet nothings to the land while the breeze carried these in to us. And when we wok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s, the moon was lazily closing her eye-lid.

And so the days passed, one after the other. The honeymoon was over.

And we were back, back to the Sung vase that was waiting patiently on its stand, quiet and restrained, fulfilled in its cold greenish lustre, in the vast empty lounge room. She would wipe it with a soft damp cloth in the mornings, carefully and tenderly, not trusting this chore to the servant. And in the evenings, she would choose a seat directly facing it, settle herself down comfortably and consume its beauty to her heart's content: the open lip, the long, long tapering neck, the roundness of the belly, all merged unconsciously, effortlessly into a single modulated curve.

After a lapse, she asked: "What are you reading?" and came over to put her face in the line of my vision.

"I'm reading up everything there is about China Pottery." I closed the book to show her the title.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usefulness is the first criterion to judge the beauty of a pot. Here, on page 389. He says: 'Fitness for purpose, in other words, i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a pot.' and here again: 'In a very fundamental way, the plea-

sure we get from a pot springs from our intuitive awareness of its suitability as a vessel."

She just took the book away from me, and flicked through the pages, looking for illustrations. Finding some interesting ones, she would absorb herself in them, resting her weight on me. Then she would flick on and on and on.

"Aren't you interested in what's said about them? — their methods of making, their polit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ir value?"

By this time she had already slipped on to the floor. For an answer, she merely lay her head on my lap pensively staring at nothing. I picked up the book and turned to the page I was reading.

All of a sudden she rolled her head, and hummed to herself bits and snatches from the pop tunes. I looked at her and wanted to say something. But I decided otherwise and buried myself i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ang and Sung pottery, studying the diagrams closely.

Then she suddenly jerked her head up and pulled the book out of my hands.

"Let's go out!" she suggested avidly her face aglow with expectation.

"What for?"

"You don't have to shout?" Then she shrugged. "For a spin, a show, or even a

My heart tightened, but I could not keep down my buoyancy. In fact, her indifference served to strengthen my determination. "Come, I'll tell you over lunch." Without waiting for a reply, I held her arm and guided her out of the office.

"Could you take that vase out of the show-case. You said fifty thousand dollars? Isn't there any discount? No? but how do I know that it's genuine? Oh, I see, so it was 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a Manchu prince of the royal blood. Well, what a let-down. Here you are, a cheque for fifty thousand dollars. Is everything alright? Then please deliver it to this address."

Throughout the commercial talk, she had been puzzled, looking at me closely, as if I was mad. "Our house?" I turned to her questioningly. Then she became herself, burst out in radiant laughter and hugged me and kissed me on the cheek.

That kiss sealed our marriage.

Now that vase, with its expressive beauty of shape, its deep and peaceful glaze, consummately and effortlessly made, one of the most sheerly lovely vases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was hers, her sole property. It was enshrined on top of a specially constructed stand, placed in the most conspicuous place in the lounge room, for all eyes to see. And it was quiet and contemplative, radiating a conscious aestheticism that was almost timeless, and yet it appeared cold and reserved, all in a world of its own.

And she was equally beautiful. When she came out of the sea after a morning swim, the sun peered on all her freshness and bloom. Her beauty was typically Chinese, subdued and quiet, with no jarring note at all. The morning mists still covered the distant ranges, softening and blurring the too-open ugliness, resulting in a haziness of soft bluish-grey typical of Chinese paintings.

But I was content with the enjoyment of this beauty rather than with finding the exact words to describe it, I just sat on the beach, under a casurina tree, waiting for her to come to me. She came up smiling, rounding her profile, dripping wet. She then shook all the water over me, just like a dog. And then she would scream with laughter as I clambered to my feet, and started running off with me in pursuit. She would weave her way up and down the beach, leaving clear marks on the soft sands which hugged her feet tenderly. And the morning was awakened by this chase, the calm and quietness torn into shreds.

And then the evenings would apply rouge to her cheeks, as she stooped to pick up sea-shells. Her hair flowed down her face, half-concealing and half-revealing the roundness of her face. The waves lapped at her feet, layer after layer. But she was so absorbed in her activity that she was oblivious to the outside world. She was silhouetted against the evening sky, the sleepy hills, the home-coming boats, the whole expanse of the sea, all bathed in the dying glory of the setting sun. And then there was a streak of sea-green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sky. And darkness fell over her like a shroud.

down in her memory the good points of the vase, as if for future reference.

But this monologue was becoming boring. I was not prepared to undergo the torture any more, especially when the *raison d'être* was no longer there. So I said thank you and put my hand on her arm to guide her out. She moved at the pressure of my hand, but at the threshold, she hesitated and looked back.

The noises of the street went smack against my face.

And so the vase was back in its place in the showcase, but it appeared incongruous, rather out-of-place there. It was not meant to be placed in such a commercialised, mundane place as that. And it seemed that it realised that it did not belong. It was full-filled in the roundness of its belly, tapering graciously upwards to blossom into the lip. So it put on a cool greenish tinge, cold and remote, absorbed in its own timeless beauty, oblivious of the outer world, the world with its hustle and bustle, and all to no purpose.

And it stood there, in the show-case, behind a thick piece of unbreakable glass, out of reach.

Now she did not break into a smile anymore. She would just stop in front of the shop, as we were going to lunch, and would look at it with an utter unconcern for any other extraneous things, staying all the time on the outside. And I did not hold her hand

anymore, nor did I edge nearer to her.

Then she turned to leave, without once looking at me. All I could do was to follow.

"You are still brooding over the vase?"

But she did not reply. She just looked out into the sea, into the glitter of the waves that reflected the multi-coloured lights of human inhabitations on the other shore.

All the time she kept walking, leaving solitary footprints on the sand. I tried to catch up with her; I tried to hold her hand. But she just continued on, without stop.

I looked up in exasperation. There was the full moon, cold and brilliantly white, a beautiful white skeleton pasted on the navy-blue far, far up in the sky. Her beams fell on to the sea, became wriggly worms, wriggling, wriggling towards the shore. Suddenly I thought of the astronauts, of their Apollo 11, of their reaching the moon. And then they began to exclaim on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when the earth had become their moon.

"You'll get cold. Let's go," I caught up with her and placed my hand on her shoulder. It was cold, cold to the touch. I applied a slight pressure. She just turned. And I saw the sea belching up masses of rubbish on to the beach, and shallowing up the footprints conscientiously.

"Oh, come, I have good news for you!"

She merely widened her eyes and shrugged her shoulders.

THE SUNG VASE

"O, what a beautiful vase!" she said.

She had suddenly stopped, her face all aglow with happiness. Her lips widened, fluttered and sent little ripples all across her face. And then, among the moist dark red, the pearls appeared and their lustre was reflected in the sparkles in her eyes. Her body quivered and then became tense with the thrill.

I noticed all this with an ache in my heart. I watched her closely, minutely, making sure that not a single detail escape my close scrutiny.

Then she turned to me appealingly. I never felt so close to her before. She made me feel that I could understand, perhaps the only person who could understand, that I could share with her this moment of supreme bliss, this moment of wordless happiness. And for this reason, this was a moment to treasure, to keep in the deep recesses of the heart, far away from the damages of time and space.

I instinctively held her hand. I wanted to reassure myself. I wanted to feel her presence, as transmitted in the cool soft reality of her hand. I even edged nearer to her, as we stood there, in front of the show-case, smelling her proximity and sensing her affinity, completely oblivious of the crowd hurrying to their lunch. At this moment, we were one.

And then this moment was gone, lost forever.

"Fifty thousand dollars!" I could only look at her with stunted agony. She returned my look, then lowered her eyes, and then gazed intently at the vase.

The dealer started to explain: "Oh no, it's not UNREASONABLE. In fact, I should consider it a bargain. You see, this is a Sung vase, a genuine Sung vase, and there are not many left in the world. This is almost ten centuries old, and yet, you see, it retains all its original glories. You just look at it: look at its purity of form, its translucency — O those, those are not cracks. You see, they are the accidents of production. You see, it is made by hand, and no two vases can thus be alike. You can even say it's a unique vase. And these lines you see, enhance the beauty of the vase. You just look at its purity of colour; these lines, you see, actually act as a contrast, bringing out thethe you see, the purity of its greenish tinge, just like the moon which appears, you see, brighter and whiter because of its dark spots. If you don't believe me, come and flit it with your fingers — no,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it's so hard that it's almost unbreakable. There, just listen, you see, how pure and clear is the sound: it's almost like that of a wind-bird. Eh, isn't it? You just feel it, feel how cool and soft and smooth to the touch. So I"

She had not said a word. She seemed to be very attentive, taking in and jotting

CERPEN WEN HSIANG-YING

溫祥英短篇

棕櫚叢書 4

著者：溫祥英

出版：棕櫚出版社

PENERBITAN PALAS,
Sungei Bongkoh Estate,
Bedong, Kedah, Malaysia.

印刷：康華印務有限公司

Khung Wah Printers Sdn. Bhd.,
8, Leith Street, Penang.

定價：馬幣二元

一九七四年六月出版

有版權

究翻印



棕櫚出版社



棕榈丛书（4）

温祥英短篇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件日期： 2010 年 9 月 12 日